

湘行散記

沈從文



湘行散記

692.6  
749  
3



3 0662 9652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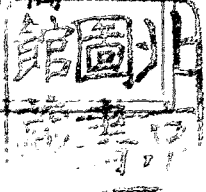
文 學 研 究 會  
創 作 叢 書

湘 行 散 記

沈從文 作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A 212102



02219

目錄

一	一個戴水獺皮帽子的朋友	一
二	桃源與沅州	一二
三	鴨窠圍的夜	二四
四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	三六
五	一個多情水手與一個多情婦人	四八
六	辰河小船上的水手	六七
七	箱子岩	八三
八	五個軍官與一個煤礦工人	九三
九	老伴	一〇三

目 錄

十	虎 雛 再 遇 記	一 一 五
十一	一 個 愛 惜 鼻 子 的 朋 友	一 二 九

一個戴水獺皮帽子的朋友

我由武陵（常德）過桃源時，坐在一輛新式黃色公共汽車上。車從很平坦的大堤公路上奔駛而去，我身邊還坐定了一個懂人情有趣味的老朋友，這老友正特意從武陵縣伴我過桃源縣。他也可以說是一個「漁人」，因為他的頭上，戴得是一頂價值四十八元的水獺皮帽子，這頂帽子經過沿路地方時，卻很能引起一些年青娘兒們注意的。這老友是武陵地方某大旅館的主人。常德、河湫、周溪、桃源，數十里路以內吃四方飯的標緻娘兒們，他皆特別熟習；許多娘兒們也就特別熟習他那頂水獺皮帽子。但他自己說，使他迷路的，那點年齡業已過去了，如今一切皆滿不在乎，白臉長眉毛的女孩子再不使他心跳，水獺皮帽子也並不需要娘兒們眼睛放光了。他今年還只三十五歲。十年前，在這一帶地方凡有他撒野機會時，他從不放過那點機會。現在既已規規矩矩作了一個大旅館的大老闆，

童心業已失去，就再也不胡鬧了。當他二十五歲左右時，大約就有過一百個女人淨白的胸臆被他親近過。我坐在這樣一個朋友的身邊，想起國內無數中學生，在國文班上讀陶靖節桃花源記，真覺得十分好笑。同道樣一個朋友坐了汽車到桃源去，似乎太幽默了。

朋友還是個愛玩字畫也愛說野話的人。從汽車眺望平堤遠處，薄霧裏錯落有致的平田、房子、樹木，皆如敷了一層藍灰，一切極爽心悅目。汽車在大堤上跑去，又極平穩舒服。朋友口中揉合了雅興與俗趣，帶點兒驚訝嚷道：

「這野雜種的景致，簡直是畫！」

「自然是畫！可是是誰的畫？」我說。「大哥，你以為是誰的畫？」我意思正想考問一下，看看我那朋友對於中國畫一方面的知識。

他笑了。「沈石田道狗×的，強盜一樣大膽的手筆！」

我不能同意這種讚美，因為朋友家中正收藏了一個沈周手卷，出處是極可懷疑的。

說句老實話，當前從窗口入目的一切，瀟灑秀麗中帶點雄渾蒼莽氣概，還得另外找尋一句恰當的比擬，方能相稱啊。我在沉默中的意見，似乎爲他看明白了，他就說：

「看，牯子老弟你看，這點山頭，這點樹，那一片林梢，那一抹輕霧，真只有王麓台那野××的畫得出！」

這一下可被他「猜」中了。我說：

「這一下可被你說中了。我正以爲目前風物極與王麓台卷子相同；你是有他的胸面的。因爲它很巧妙的混合了秀氣與沉鬱，又典雅，又恬靜，又不故作。」

「好，有得是你這文章魁首的形容……」接着他就使用了一大串野蠻字眼兒，把我臧作小公牛，且把他自己水獺皮帽子向上翻起的封耳，拉下來遮蓋了那兩隻耳朵，於是大笑起來了。彷彿第一次所說的話，本不過是爲了引起我對於窗外景致注意而說，如今見我業已注意，他便很快樂的笑了。

他掣着我的肩膀很猛烈的搖了兩下，我明白那是他極高興的表示。我說：

「桔子大哥，你怎麼不學畫呢？你一動手，就會弄得很高明的！」

「我講，桔子老弟，別丟我罷。我只會畫婦人的肚皮，真像你說，『弄得很高明』的！你難道不知道我是個什麼人嗎？」

「你是個妙人。」

「繡衣哥，得了，什麼廟人寺人，誰來割我的××？我還預備割掉許多男人的××，雀得他們裝模作樣，在婦人面前露臉！」

這個朋友言語行爲皆粗中有細，且帶點兒嫵媚，真可算得是一個妙人！

×

×

×

這個人臉上不疤不麻，身個兒比平常人略長一點，肩膀寬寬的，且有兩隻體面乾淨的大手，初初一看可以知道他是個軍隊中人物，但也可以說他是一個紳士。從三歲起就



歡喜同人打架，爲一點兒小事，不啓對面的一個大過了他多少，也一面辱罵一面揮拳打去。但人長大到二十歲後，雖在男子面前還常常揮拳比武，在女人面前，卻變得異常溫柔起來，樣子顯得很懂事怕事，到了三十歲，處世便更謙和了。生平書讀得雖不多，卻善於用書，在一種近於奇蹟的情形中，遣人無師自通，寫信辦公事時，筆下卻很可觀。爲人性情又隨和又不囂張，一切看人來，在他認爲是好朋友，掏出心子不算會事；可是遇着另外一種老想沾他一點兒便宜的人呢，他就完全不同了。——也就因此在一般人中他的毀譽是平分的；有人稱他爲豪傑，也有人稱他爲壞蛋。但不妨事，遣人纔真是一個活鮮鮮的人！

十三年前我同他在一隻裝軍服的船上，船當天從常德開頭，泊到周溪時，天氣已快要黑了。那時空中正落着雪子，爲得是惦念到岸上一個白臉龐女人，他便穿了嶄新綠色緞子的猗猗馬褂，從那爲冰雪凍結了的木筏上爬過去，一不小心便落了水。待到努力從水中掙扎上船時，全身皆已爲水弄溼了。但他換了一件新棉軍服外套後，卻仍然很高興

的從木筏上爬攏岸邊，到他心中惦念那個女人身邊去了。三年前，我因送一個朋友的孤雛轉回湘西時，就在他家中，看了他的藏畫一整天。他告我，有幅文徵明的山水，被一個婦人攔走，到後一間，纔知道原來他把那畫賣了三百塊錢，爲婦人掛了一次衣。現在我又讓那個接客的把行李搬到旅館中來了。

見面時我喊他：

「桔子大哥，我又來了，不認識了我吧。」

他正站在旅館天井中分派用人抹玻璃，自己卻用手抹那頂絨頭極厚的水獺皮帽子，一見到我，就趕過來用兩隻手同我搥手，大聲說道：「嘩，嘩，你這個桔子又來了，妙極了，使人正想死你！」

「什麼話，近來心裏聞得想到北京城老朋友頭上來了嗎？」

「什麼畫，壁上掛，——當天賭咒，天知道，我正如何念你！」

這自然是一句真話，糗子上出身的人物，說誠原皆看成爲一種罪惡的。他想念我，只因爲他花了四十塊錢，買得一本倪元璐所寫的武侯出師表。他既不知道這東西是從岳飛石刻出師表臨來的，末尾那顆巴掌大的朱紅印記，把他更弄胡塗了。照外行人說來，字既然極其「飛舞」，四百也不覺得太貴，他可不明白那個東西應有的價值，花了那麼一筆錢，從一個退伍軍官處把它得到手，因此想着我來了。於是我們一面說點十年前的野話，一面就到他的房中欣賞寶物去了。

這朋友年青時，是個綠營中守兵名分的巡防軍，派過中營衙門辦事，在衙門中栽花養金魚。後來作了軍營裏的庶務，又作過兩次軍帶，又作過一次參謀。時間使一些英雄美人成塵成土，把一些傻瓜壞蛋變得又富又闊；同樣的，到這樣一個地方，我這個朋友，在一堆條然而來悠然而逝的日子中，也就做了武陵地方一家最清潔安靜的旅館主人，且同時成爲愛好古玩字畫的風雅人了。他既收買了數量可觀的字畫，還有些銅器與磁器。

收藏的物件並不如何希罕，但在那麼一個小地方，在他那種情形下，能力卻可以說儘夠人敬服了。若有什麼雅人由北方或由福建、廣東，想過桃源去看看，從武陵過身時，能泰然坦然把行李搬進他那個旅館去，到了那個地方，看看過廳上蘆雁屏條，同長案上一切陳設，便會明白賓主之間實有同好，這一來，凡事皆好說了。

還有那向湘西上行過川黔考察方言歌謠的先生們，到武陵時最好就是到這個旅館來下榻。我還不曾遇見過什麼學者，比這個朋友更能明瞭中國格言諺語的用處。他說話全是活的，即便是諺語野話，也莫不各有出處，言之成章。他那言語比喻豐富處，真像大河流水永無窮盡。在那旅館中住下，一面聽他罵罵用人，一面使我就想起在北京城圈裏編大辭典的諸先生，爲一句話一個字的用處，把水滸、金瓶梅、紅樓夢……以及其他小說翻來翻去，寫破了多少書籍！若果他們能夠來到這個旅館裏，故意在天井中撒一泡尿，或裝作無心的樣子把髒東西從窗口拋出去，或索性當着這旅館老闆面前，作點不守規

短缺少理性的行爲。好，等著就是。你聽聽那作老闆的罵出幾個希奇古怪字眼兒，你會覺得原來這裏還擱下了一本活辭典！倘若有個經濟社會調查團，想從湘西弄到點材料，這旅館也是最好下榻的處所，因為辰河沿岸碼頭的稅收、烟價、妓女，以及桐油、朱砂的出處行價，各個碼頭上管事的頭目，他知道的也似乎比別人更清楚。——他懂得多哩，只要想想，人還只在二十五歲左右，就有一百個婦人在他面前裸露過胸臆同心子，這是一個如何豐富嚇人的經驗！

×

×

×

只因我已十多年不再到這條河上，一切皆極生疏了，他便特別伴送我過桃源，爲我雇小船，照料一切。

十二點鐘我們從武陵動身，一點半鐘左右，汽車就到了桃源縣停車站。我們下了車，預備去看船時，幾件行李成爲極麻煩的問題了。老朋友說，若把行李帶去，到碼頭邊叫小

劉子時，那些吃水上飯的人，會「以逸待勞」，把價錢放在一個高點上，使我們無法對付的。若把行李寄放到另外一個地方，空手去看船，我們便又「以逸待勞」了。我信任了老朋友的主張，照他的意思，一到桃源我們就把行李送到一個買酒麪的人家去。到了那酒麪舖子，拿烟的是個四十歲左右的胖婦人，他的乾親家。倒茶的是個十五六歲的白臉長身女孩子，腰身小，嘴唇小，眼目清明如兩粒水晶球兒——說是乾女兒呢。坐了一陣，兩方離開那人家酒着手下河邊去，在河街上一個舊書舖。一幅無名氏的山水牽引了他的眼睛，二十塊錢把書買定了。再到河邊去看船，船上人知道我是那個大老闆的熟人，價錢倒很容易說妥了。來回去還船總寫保單，取行李，一切安排就緒，時間已快到半夜了。我那小船明天一早方能開頭，我就邀他在船上住一夜。他卻說酒麪舖子那個十五年前老伴的女兒，正做了一隻雞等着他去消夜。點了一段廢纜子，很快樂的跳上岸匆匆走去了。

他上岸從一些吊腳樓柱下轉入河街時，我還聽到河街上哨兵喊口號，他大聲答着

「百姓，」表明他的身分。第二天剛發白，我還沒醒，小船就已向上游開動了。大約已經走了三里路，卻聽得岸上有個人喊叫我的名字，沿岸追來，原來是他從熱被裏脫出趕來送我的行的。船傍了岸。天落着雪，他站在船頭一面抖去肩上的雪片，一面質問弄船人，爲什麼船開得那麼早。

我說：「大哥，你怎麼的，天氣冷得很，大清早還趕來送我！」

他鑽進船裏笑着輕輕的向我說：「牯子老弟，我們看好了的那幅畫，我不想買了。我昨晚上還看過更好的一本冊頁！」

「你又迷路了嗎？你不是說自己年紀已老了嗎？」

「到了桃源還不迷路嗎？自己雖老別人可年青！牯子老弟，你好好的上路吧，不要胡思亂想我的事情，回來時仍住到我的旅館裏，讓我再照料你上車吧。」

於是他同一匹豹子一樣，一躍又上了岸，船就開了。

### 桃源與沅州

全中國的讀書人，大概從唐朝以來，命運中就註定了應讀一篇桃花源記，因此把桃源當成一個洞天福地。人人皆知那地方是武陵漁人發現的，有桃花夾岸，芳草鮮美。遠客來到，鄉下人就殺雞溫酒，表示歡迎。鄉下人皆避秦隱居的遺民，不知有漢朝，更無論魏晉了。千餘年來讀書人對於桃源的印象，既不怎麼改變，所以每當國體衰弱發生變亂時，想做遺民的必多，這文章也就增加了許多人的幻想，增加了許多人的酒量。至於住在那兒的人呢，卻無人自以為是遺民或神仙，也從不會有人遇著遺民或神仙。

桃源洞離桃源縣二十五里。從桃源縣坐小船沿沅水上行，船到百馬渡時，上岸走去，忘路之遠近亂走一陣，桃花源就在眼前了。那地方桃花雖不如何動人，竹林卻很有意思。如橡如柱的大竹子，隨處皆可發現。前人用小刀刻畫留下的詩歌，新派學生不甘自棄，也



多刻下英文字母的題名。竹林裏間或潛伏一二鷓徑壯士，待機會驚地從路旁躍出，仿照水滸傳上英雄好漢行爲，向遊客發個利市。桃源縣城則與長江中部各小縣城差不多，一入城門最觸目的是推行印花稅與某種公債的布告。城中有棺材鋪，官藥鋪，有茶館酒館，有米行脚行，有和尚道士，有經紀媒婆。廟宇祠堂多數爲軍隊駐防，門外必有個武裝同志站崗。土棧烟館皆照章納稅，受當地軍警保護。代表本地的出產，邊街上有幾十家玉器作，用珉石染紅着綠，琢成酒杯筆架等物，貨物品質平平常常，價錢卻不輕賤。另外還有個名爲「後江」的地方，住下無數公私不分的妓女，很認真經營他們的業務。有些人家在一個菜園平房裏，有些卻又住在空船上，地方雖僻一點倒富有詩意。這些婦女使用她們的下體，安慰軍政各界，且征服了往還沅水流域的烟販，木商，船主，以及種種過路人。挖空了每個顧客的錢包，維持許多人生活，促進地方的繁榮。一縣之長照例是個讀書人，從史籍上早知道這是人類一種最古的職業，沒有郢縣以前就有了它們，取締既與「風俗」不

合，且影響及若干人生存，因此就很正常的向這些人來抽收一種捐稅，（並採取了個美麗名詞叫作花捐）把遺筆款項用來補充地方行政，保安，或城鄉教育經費。

桃源既是個有名地方，每年自然就有許多「風雅」人，心慕古桃源之名，二三月裏皆攜了陶靖節集與詩韻集成等物，來到桃源縣訪幽探勝。這些人往桃源洞賦詩前後，必尙有機會過後江走走。由朋友或專家引導，道家那家坐坐，燃盒烟，喝杯茶，看中意某一個女人時，問問行市，花個三元五元，便在那醜醜不堪萬人用過的花板床上，壓着那可憐婦人胸膛放蕩一夜。於是紀遊詩上多了幾首無題詩，「巫峽神女」，「漢皋解佩」，「劉阮天臺」等等典故，一律被引用到詩上去。看過了桃源洞，道人平常是很謹慎的，自會覺得應當過醫生處走走，於是匆匆的回家了。至於接待過這種外路風雅人的妓女呢，前一夜也許陸續接待過了三個麻陽船水手，後一夜又得陪伴兩個貴州省牛皮商人。這些婦人說不定還被一個水手，一個執達吏，或一個當地小流氓，長時期包定佔有，客來時那人往個

館過夜，客去時再回到婦人身邊來燒煙。

妓女的數目，佔城中人口比例數不小。因此彷彿有各種原因，她們的年齡皆比其他都市更無限制。有些人年在五十以上，還不甘自棄，同孫女輩行來參加這種生活鬭爭，每日輪流接待水手同軍營中火夫。也有年紀不過十三四歲，乳臭尚未脫盡，便在那兒服侍客人過夜的。

他們的技藝是燒鴉片烟，唱點流行小曲，若來客是糧子上跑四方人物，還得唱唱軍歌黨歌，與電影明星的新歌，應酬應酬，增加興趣。她們的收入有些一次可得洋錢二十三十，有些一整夜又只得三毛五毛。這些人有病本不算一回事，實在病重了，不能作生活掙飯吃，間或就上街走到西藥房去打針，六零六三零三札那麼幾下，或請走方郎中配付藥，砂碌茯苓亂吃一陣，只要支持得下去，總不會坐下來吃白飯。直到病倒了，毫無希望可

言了，就叫毛夥用門板擡到那類住在空船中孤身過日子的老婦人身邊去，儘她咽最後那一口氣，死去時親人呼天搶地哭一陣，罄所有請和尚安魂念經再託人臉譜副棺木，或借「大加一」買付薄薄板片，土裏一埋也就完事了。

桃源地方已有公路，直達號稱湘西咽喉的武陵（常德），每日皆有八輛十輛新式載客汽車，按照一定時刻在公路上奔馳。距常德約九十里，車票價錢一元零。這公路從常德且直達湖南省會的長沙，汽車路程約四點鐘，車票價約六元。公路通車時，有人說這條公路在湘省經濟上具有極大意義，對於黔省出口特貨運輸可方便不少。遣人似乎不知道特貨過境每次皆三百擔五百擔，公路上一天不過十幾輛汽車來回，若非特貨再加以精製，每天能運輸特貨多少？關於特貨的精製，在各省嚴厲禁煙宣傳中，平民誰還有膽量來作這種非法勾當。假若在桃源縣某種鋪子裏，居然有人能夠設法購買一點黃色粉末

藥物，仔細問問也就會弄明白那貨物的來源，且明白出產地並不是桃源縣城，運輸出口時或用輪船直往漢口，卻不藉藉公路汽車轉運長沙。

真可稱為桃源名產的，是家雞同雞卵，街頭巷尾無處不可以發現這種冠赤如火廳大莊嚴的生物。凡過路人初見這地方雞卵，必以為是鴨卵或鵝卵。其次，桃源有一種小划子，輕捷，穩當，乾淨，在沅河中可稱首屈一指。一個外省旅行者，若想到湘西的永綏，乾城，鳳凰，研究湘西苗族的分布狀況。或想從湘西往四川的酉陽秀山，調查桐油的生產，往貴州的銅仁，調查砒砂水銀的生產，往玉屏調查竹料種類，注意造簾製紙的工業，皆可在桃源縣魁星閣下邊，僱妥那麼隻小船，沿沅河溯流而上，直達目的地，到地時取行李上岸落店，毫無何等困難。

一隻桃源小划子上照例要個舵手，管理後梢，調動船隻左右。張掛風帆，鬆緊帆索，拈捉河面山谷中的微風。放纜拉船，量渡河面寬窄與河流水勢，伸縮竹纜。另外還要個攔頭

人上灘下灘時看水認容口，出事前提醒舵手躲避石頭，惡浪與湍流，出事後點篙子需要準確穩重。這種人還要有膽量，有氣力，有經驗。張帆落帆，皆得很敏捷的拉桅下繩索。走風船行如箭時，便蹲坐在船頭打吆喝呼嘯，嘲笑同行落後的船隻。自己船隻落後被人嘲笑時，還得回罵人家唱歌也得用歌聲作答。兩船相碰說理時，不讓別人佔便宜。動手打架時，先把篙子抽出掣在手上，船隻掙入急流亂石中，不問冬夏，皆得敏捷而勇敢的脫光衣褲，向急流中跳去，在水裏盡肩背之力使船隻離開險境。掌舵的有事不能盡職，就從船頂爬過船尾去，作個臨時舵手。船上若有小水手，還應事事照料小水手，指點小水手。更有一分不可推卸的職務，便是在一切過失上，應與掌舵的各據小船一頭，相互辱罵宗親，繼續使船前進。小船除此兩人以外，尚需要個小水手居於雜務地位，淘米，燒飯，切菜，洗碗，無事不作。行船時應蕩槳就幫同蕩槳，應點篙就幫同持篙。這種水手大都在學習期間，應處處留心，取得經驗同本領。除了學習看水，看風，配石頭，使用篙槳以外，也學習挨打挨罵。儘各種

古怪稀奇字眼兒成天在耳邊響着，好好的保留在記憶裏，將來長大時再用它來辱罵旁人。上行無風吹，一個人還得負了綠板，曳着一段竹纜，在荒涼河岸小路上拉船前進。小船停泊碼頭邊時，又得規規矩矩守船。關於他們經濟情勢，舵手多爲船家長年雇工，平均算來合八分到一角錢一天。攔頭工有長年雇定的，人若年富力強多經驗，待遇同掌舵的差不多。若只是短期包來回，上行平均每天可得一毛或一毛五分錢，下行則盡義務吃白飯而已。至於小水手，學習期限看年齡同本事來，學習期間有些人每天可得兩分錢作零用，有些人在船上三年五載吃白飯，一個不小心，閃不知被自己手中竹篙彈入亂石激流中，泅水技術又不在行，淹死了，船主方面寫得有字據，生死家長不能過問，掌舵的把死者剩餘的衣服交給親長，說明白落水情形後，燒幾百錢紙手續便清楚了。

一隻桃源小划子，有了這樣三個水手，再加上一個需要趕路，有耐心，不嫌孤獨，能花個二十三十的乘客，道船便在一條清明透澈的沅水上下游移動起來了。在這條河裏在

這種小船上作乘客，最先見於記載的一人，應當是那瘋瘋顛顛的楚逐臣屈原。在他自己的文章裏，他就說道：「朝發汨渚，夕宿辰陽。」若果他那文章還值得稱引，我們尙可以就「沅有芷兮澧有蘭」與「乘舸上沅」這些話，估想他當年或許就坐了這種小船，溯流而上，到過出產香草香花的沅州。沅州上遊不遠有個百燕溪，小溪谷裏生芷草，到如今還隨處可見。這種蘭科植物生根在懸崖罅隙間，或蔓延到松樹枝椏上，長葉飄拂，花朵下垂成一長串，風致楚楚。花葉形體較建蘭柔和，香味較建蘭淡遠。遊白燕溪的可坐小船去，船上人若伸手可及，多隨意伸手摘花，頃刻就成一束。若崖石過高，還可以用竹篙將花打下，儘其墮入清溪裏，再用手去溪裏把花撈起。除了蘭芷以外，還有不少香草香花，在溪邊崖下繁殖。那種黛色無際的崖石，那種一叢叢幽香眩目的奇葩，那種小小迴旋的溪流，合成一個如何不可言說迷人心目的聖境！若沒有這種地方，屈原便再瘋一點，據我想來他文章未必就能寫得那麼美麗。



什麼人看了我這個記載，若神往於香草香花的沅州，居然從桃源包了小船，過沅州去，希望實地研究解決楚辭上幾個草木問題。到了沅州南門城邊，也許無意中會一眼瞥見城門上有一片觸目黑色。因好奇想明白牠，一時可無從向誰去詢問。他所見到的祇是一片新的血跡，並非古蹟。國民黨游黨前後，有個晃州姓唐的青年，北京農科大學畢業生，用黨務特派員資格，率領了兩萬以上四鄉農民，肩持各種農具，上城請願。守城兵先已得到長官命令，不許請願羣衆進城。於是兩方面自然而然發生了衝突。一面是旗幟、木棒，呼喊與憤怒，一面是一尊機關槍同四枝步槍。街道那麼窄，結果站在最前線上的特派員同四十多個青年學生與農民，便皆在城門邊犧牲了。其餘農民一看情形不對，拋下農具四散嚇跑了。那個特派員的身體，於是被兵士用刺刀釘在城門木板上，示衆三天，三天過後，便拋入屈原所稱讚的清流裏喂魚吃了。幾年來本地人派招拉夫，在應付差役中把日子混過去，大致把這件事也慢慢的忘掉了。

桃源小船載客載到沅州府，把客人行李扛上岸，討得酒錢回船時，這些水手必乘興過皮匠街走走。那地方同桃源的後江差不多，住下不少經營最古職業的人物。地方既非商埠，價錢可公道一些。花四百錢開一次門，上船時還可以得一包黃油油的上淨絲烟，那是十年前的規矩。照目前百物昂貴情形想來，一切當然已不同了，出錢的花費也許得多一點，收錢的待客也許早已改用美麗牌代替上淨絲了。

或有人在皮匠街遇見水手，對水手發問：「弄船的，『肥水不落外人田』家裏有的你讓別人用，用別人的你還得花錢，上算嗎？」

那水手一定會拍着腰間麂皮抱兜，笑迷迷的回答說：「大爺，『羊毛出在羊身上』，這錢不是我桃源人的錢，上算的。」

他回答的只是後半截，前半截卻不必提。本人正在沅州，離桃源遠遠八百里，桃源那一個他管不着。

便因爲這點哲學，水手們的生活，比起風雅人來似乎酒脫多了。若說話不犯忌諱，無人疑心我袒護無產階級，我還想說他們的行爲，比起風雅人來也實在道德的多。

三月北平大城中

## 西 莫 團 的 夜

天快黃昏時落了一陣雪子，不久就停了。天氣真冷，在寒氣中一切皆彷彿結了冰，便是空氣，也像快要凍結的樣子。我包定的那一隻小船，在天空大把撒着雪子時已泊了岸。從桃源縣沿河而上這已是第五個夜晚。看情形晚上還會有風有雪，故船泊到岸邊時便各處挑選好地方。沿岸除了某一處有片沙岨宜於泊船以外，其餘地方皆黛色如屋的大石頭。石頭既然那麼大，船又那麼小，我們皆希望尋覓得到一個能作小船風雪屏障，同時要上岸又還方便的處所。但可以泊船的地方早已被當地漁船佔去了。小船上的水手，把船上下各處擦去，鋼鑽頭敲打着沿岸大石頭，發出好聽的聲音，結果這隻小船，還是不能不同許多大小船隻一樣，在正當泊船處插了篙子，把當作錨頭用的石碇拋到沙上去，儘那行將來到的風雪，攤派到這隻船上。

這地方是個長潭的轉折處，兩岸皆高大壁立的山，山頭上長着小小竹子，長年翠色逼人。這時節兩山只剩餘一抹深黑，賴天空微明爲畫出一個輪廓。但在黃昏裏看來如一種奇蹟的，卻是兩岸高處去水已三十丈上下的吊腳樓。這些房子莫不儼然懸掛在半空中，藉着黃昏的餘光，還可以把這些希奇的樓房形體，看得出個大略。這些房子同沿河一切房子有共通相似處，便是從結構上說來，處處顯出對於木材的浪費。房屋既在半山上，不用那麼多木料，便不能成爲房子嗎？半山上也用吊腳樓形式，這形式是必需的嗎？然而這條河水的大宗出口是木料。木材比石塊還不值價。因此，卽或是河水永遠長不到處，吊腳樓房子依然存在，似乎也不應當有何惹眼驚奇了。但沿河因爲有了這些樓房，長年與流水鬭爭的水手，寄身船中枯悶成疾的旅行者，以及其他過路人，卻有了落脚處了。這些人的疲勞與寂寞是從這些房子中可以一律解除的。地方既好看，也好玩。

河面大小船隻泊定後，莫不點了小小的油燈，拉了篷。各個船上皆在後艙燒了火，用

鐵頂罐煮飯，飯悶熟後，又換鍋子熬油，嘩的把菜蔬倒進熱鍋裏去。一切齊全了，各人蹲在艙板上，三碗五碗把腹中填滿後，天已黑了。水手們怕冷怕動的，收拾碗盞後，就莫不在艙板上攤開了被蓋，把身體鑽進那個預先捲成一筒又冷又溼的硬棉被裏去休息。至於那些想喝一杯的，發了烟癮得靠靠燈，船上裡灰又翻盡了的，或一無所爲，只是不甘寂寞，好事好玩想到岸上去烤烤火談談天的，則莫不提了桅燈，或燃一段廢繩子，搖着晃着從船頭跳上了岸，從一堆石頭間的小路徑，爬到半山上吊腳樓房子那邊去，找尋自己的熟人，找尋自己的熟地。陌生人自然也有來到這條河中來到這種吊腳樓房子裏的時節，但一到地，在火旁小板橋上一坐，便是陌生人，即刻也就可以稱爲熟人了。

這河邊兩岸除了停泊有上下行的大小船隻三十左右以外，還有無數在日前趁融雪漲水放下形體大小不一的木筏。較小的上面供給人住宿過夜的棚子也不見，一到了碼頭，便各自上岸找住處去了。大一些の木筏呢，則有房屋，有船隻，有小小菜園與養豬養

柵欄，有女眷，有孩子。

黑夜佔領了整個河面時，還可以看到木筏上的火光，吊腳樓窗口的燈光，以及上岸下船在河岸大石間飄忽動人的火炬紅光。這時節岸上船上皆有人說話，吊腳樓上且有婦人在黯淡燈光下唱小曲的聲音，每次唱完一支小曲時，就有人笑嚷。什麼人家吊腳樓下有匹小羊叫，固執而且柔和的聲音，使人聽來覺得愛戀。我心中想着，「這一定是從別一處牽來的，另外一個地方，那小畜生的母親，一定也那麼固執的鳴着罷。」算算日子，再過十一天便過年了。「小畜生明不明白只能在這個世界上活過十天八天？」明白也罷，不明白也罷，這小畜生是爲了過年而趕來應在這個地方死去的。此後固執而又柔和的聲音，將在我耳邊永遠不會消失。我覺得愛戀起來了。我彷彿觸着了這世界上的一點東西，看明白了這世界上的一點東西，心裏軟和得很。

但我不能這樣子打發這個長夜，我把我的想像，追隨了一個唱曲時清中夾沙的婦

女聲音到她的身邊去了。於是彷彿看到了一個床鋪，下面是草蓆，上面攤了一床用舊帆布成別的舊貨做成髒而又硬的棉被，擱在被蓋上面的是一個木托盤，盤中有把小茶壺，一個小煙盒，一塊石頭，一盞燈。盤邊躺着一個人。唱曲子的婦人，或是袖了手捏着自己的膀子，站在吃煙者面前，或是靠在男子對面床頭，爲客人燒烟。房子分兩進，前面臨街，地是土地，後面臨河，便是所謂吊腳樓了。這些人房子窗口既一面臨河，可以凭了窗口呼喊河下船中人，當船上人過了纜，胡鬧已够，下船時，或尙有些事情囑託，或有其他原因，一個晃着火炬停頓在大石間，一個便凭立在窗口，「大老你記着，船下行時又來，」「好，我來的，我記着的。」「你見了順順就說：會呢，完了；孩子大牛呢，腳膝骨好了，細粉揸三斤，冷糖揸三斤。」「記得到，記得到，大孃你放心，我見了就說：會呢，完了，大牛呢，好了，細粉來三斤，冰糖來三斤。」「楊氏，楊氏，一共四吊七，莫錯賬，」「是的，放心呵，你說四吊七就四吊七，年三十夜莫會要你多的，你自己記着就是了。」這樣那樣的說着，我一一皆可聽到，且一面



還可以聽着在黑暗中某一處嘩嘩的羊鳴。我明白這些回船的人是上岸吃過「竈烟」了的。

我還估計得出，這些人不吃「竈烟」，上岸時只去烤烤火的，到了那些屋子裏時，便多數只在臨街那一面鋪子裏。這時節天氣太冷，大門必已上好了，屋裏一隅或點了小小油燈，屋中土地上必就地掘了淺凹，燒了些樹根柴塊。火光煜煜，且時時刻刻燂炸着一種難於形容的聲音。火旁矮板凳上坐有船上人，木筏上人，有對河住家的熟人。且有雖爲天所厭棄還不自棄的老婦人，閉着眼睛蜷成一團蹲在火邊，悄悄的從大袖筒裏取出一片薯乾，一枚紅棗，塞到嘴裏去咀嚼。有穿着飢饉身體瘦弱的孩子，手擦着眼睛傍着火旁的母親打盹。屋主人有爲退伍的老軍人，有翻船背運的老水手，有單身寡婦。藉着火光燈光，可以看得出這屋中的大略情形，三堵木板壁上，一面必有個供養祖宗的神龕，神龕下空處或另一面，必貼了一些大小不一的紅白名片。這些名片倘若有些好事者加以注意，

用小油燈照着，去仔細檢查，便可以發現許多動人的名銜，軍隊上的連附，上士，一等兵，商號中的管事，當地的團總，保正，催租吏，以及照例姓滕的船主，洪江的木腳商人，與其他人物，無所不有。這是近十年來經過此地若干人中一小部分的題名錄。這些人各用一種不同的生活，來到這個地方，且同樣的來到這些屋子裏，坐在火邊或靠近床上，逗留過若干時間。這些人離開了此地後，在另一個世界裏還是繼續活下去，但除了同自己的生活圈子中人發生關係以外，與一同在這個世界上其他的人，卻彷彿便毫無關係可言了。他們如今也許死掉了，水淹死的，槍打死的，被外妻用砒霜謀殺的，然而這些名片卻依然將好的保留下去。也許有些人已成了富人名人，成了當地的小軍閥，這些名片卻仍然寫着僱租人，上士，等等的銜頭。……除了這些名片，那屋子裏是不是還有比牠更引人注意的東西呢？鏟子，小撈兜，香煙大畫片，裝乾栗子的口袋，……

提起這些問題時使人心中心很激動。我到船頭上去眺望了一陣。河面靜靜的，木筏上

火光小了，船上的燈光已很少了，遠近一切皆只能藉着水面微光看出個大略情形。另外一處的吊腳樓上，又有了婦人唱小曲的聲音，燈光搖搖不定，且有猜拳聲音。我估計那些燈光同聲音所在處，不是木筏上的簾頭在取樂，就是水手們小商人在喝酒。婦人手指上說不定還戴了從常德府爲水手特別掙來的鍍金戒指，一面唱曲一面把那隻手理着髮角，多動人的一幅畫圖！我認識他們的哀樂，這一切我也有分。看他們在那裏把每個日子打發下去，也是眼淚，也是笑，離我雖那麼遠，同時又與我那麼相近。這正同讀一篇描寫西伯利亞方面的農人生活動人作品一樣，使人掩卷引起無言的哀戚。我如今只用想像去領味這些人生活的表面姿態，卻用過去一分經驗，接觸着了這種人的靈魂。

羊還固執的鳴着。遠處不知什麼地方有鑼鼓聲音，那是纏土耐神巫師的鑼鼓。聲音所在處必有火燎與九品蠟，照耀爭輝，眩目。火光下有頭包紅布的老巫獨立作旋風舞，門上架上有黃錢，平地上裝滿了谷米的平斗。有新宰的豬羊伏在木架上，頭上插着小小紙

族。有行將爲巫師用口把頭咬下的活生公雞，縛了雙腳與翼翅，在土壇邊無可奈何的躺臥。主人鍋灶邊則熱了豬血稀粥，灶中火光熊熊。

鄰近一隻大船上，水手們皆靜靜的睡下了，只剩餘一個人吸着煙，且時時刻刻把煙管敲着船舷。也像聽着吊腳樓的聲音，爲那點聲音所激動，忽然按捺自己不住了，只聽到他輕輕的罵着野話，撇了支自來火，點上一段廢繩，跳上岸到吊腳樓那裏去了。他在岸上大石間走動時，火光便從船篷空處漏進我的船中。也是同樣的情形罷，在一隻裝載棉軍服向上行駛的船上，泊到同樣的岸邊，躺在成束成捆的軍服上面，夜既太長，水手們愛玩牌的皆蹲坐在艙板上，小油燈光下玩天九，睡既不成，便胡亂穿了兩套棉軍服，空手上岸，藉着石塊間還未融盡殘雪返照的微光，一直向高岸上有燈光處走去，到了街上，除了看到從人家門罅裏露出的燈光成一條長線橫臥着，此外一無所有。在計算中以爲應可見到的小攤上成堆的花生，用哈德門長烟盒裝着乾癟癟的小橘子，切成小方塊的片糖，以

及在燈光下看守攤子把眉毛扯得極細的婦人（這些婦人無事可作時還會在燈光下做點針線的）如今什麼也沒有。既不敢冒昧闖進一個人家裏面去，便只好又回轉河邊。船上了。但上山時向燈光凝聚處走去，方向不會錯誤。下河時可弄糟了。糊糊塗塗在大石小石間走了許久，且大聲喊着纔走近自己所坐的一隻船。上船時，兩脚全是泥，剛蹣上船，越邁不及脫鞋落船，就有人在棉被中大喊：「夥計哥子們，脫鞋呀！把鞋脫了還不即睡，便纏到水手身旁去看牌，一直看到半夜——十五年前自己的事，在這樣地方溫習起來，使人對於命運真感到驚異。我懂得那個忽然獨自跑上岸去人，爲什麼上去的理由！

等了一會，鄰船上那人還不到他自己的船上來，我明白他所得的比我多了一些。我想聽聽他回來時，是不是也像別的船上人，有一個婦人在吊腳樓窗口喊叫他。許多人皆陸續回到船上了，這人卻沒有下船。我記起「柏子」。但是，同樣是水上人，一個那麼快樂的趕到岸上去，一個卻是那麼寂寞的跟着別人後面走上岸去，到了那些地方，情形不

會同柏子一樣，也是很顯然的事了。

爲了我想聽聽那個人上船時那點推篷聲，我打算着，在一切聲音皆已安靜時，我仍然不能睡覺。我等待那點聲音，大約到午夜十二點，水面上卻起了另外一種聲音。彷彿鼓聲，也彷彿汽油船馬達轉動聲，聲音慢慢的近了，可是慢慢的又遠了。這是一個有魔力的歌唱，單純到不可比方，也便是那種固執的單調，以及單調的延長，使一個身臨其境的人，想用一組文字去捕捉那點聲音，以及在那長潭深夜一個人爲那聲音所迷惑時節的心情，實爲一種徒勞無功的努力。那點聲音使我不再從那個業已被單槳好各處的艙門，到船頭去搜索那個聲音。河面一片紅光，古怪聲音也就從紅光一面掠水而來。日裏隱藏在大岩下的一些小漁船，原來在半夜前早已靜悄悄的下了擱江網，到了半夜，把一個從船頭伸出水面的鐵籃，盛上燃着熊熊烈火的油柴，一面敲着船舷各處走去，身在水中見了火光而來與受了拆聲而驚走四竄的魚類，便在這種情形中觸網了。

一切光，一切聲音，到這時節皆已爲黑夜所撫慰而安靜了，只有水面上那一份紅火與那一派聲音。那種聲音與光明，正爲着水中的魚與水面的漁人生存的搏戰，已在這河面上存在了若干年，且將在繼此而來的每個夜晚依然繼續存在。我弄明白了，回到船中以後，依然聽着那個單調的聲音。我所看到的彷彿是一種原始人與自然戰爭的情景。那聲音，那火光，皆近於原始人類的武器！

不知在什麼時候開始落了很大的雪，聽船上人嘟囔着，我想，第二天我一定可以看到那船上那個人上船時節，在岸邊雪地上留下的那一行足跡。那寂寞的足跡，事實上我卻不會見到，因爲第二天到我醒來時，小船已離開那個泊船處很遠了。

（載於文學二卷四號）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

我彷彿被一個極熱的人喊了又喊，人清醒後那個聲音還在耳朶邊。原來我的小船已開行了許久，這時節正在一個長潭中順風滑行，河水從船舷輕輕擦過，故把我弄醒了。

我的小船今天應當停泊到一個大碼頭，想起這件事，我就有點兒慌張起來了。小船應停泊的地方，照史籍上所說，出丹砂，出辰州符，事實上卻只出胖人，出肥豬，出邊炮，出雨傘。一條長長的河街，在那裏可以見到無數水手柏子與無數柏子的情婦。長街盡頭飄揚着稅關的幡信，稅關前停泊了無數上下行險關的船隻。長街盡頭油坊圍牆如城垣，長年有油可打，打油人搖蕩懸空油槌，旬的向前拋去時，莫不伴以搖曳長歌，由日到夜，不知休止。河中長年有大木筏停泊，每一木筏浮江而下時，同時四方角隅至少有三十個人轟擾激水。沿河吊腳樓下泊定了大而明黃的船隻，船尾高張，皆到兩丈左右，小船從下面過身。



時，仰頭看去恰如一間大屋。（那上面必用金漆寫得有福字同順字）這個地方就是我一提及牠時充滿了感情的辰州地方。

小船去辰州還約三十里，兩岸山頭已較小，不再壁立拔峯，漸漸成爲一堆堆黛色與淺綠相間的邱阜，山勢既較和平，河水也溫和多了。兩岸人家漸漸越來越多，隨處皆可以見到毛竹林。山頭已無雪，雖尙不出太陽，氣候乾冷，天空倒明明朗朗。小船順風張帆向上流走去時，似乎異常穩定。

但小船今天至少還得上三個灘與一個長長的急流。

大約九點鐘時小船到了第一個長灘腳下了，白浪從船旁跑過快如奔馬，在驚心眩目情形中小船居然上了灘，小船上灘照例並不如何困難，大船可不同了一點。灘頭上就有四隻大船斜臥在白浪中大石上，毫無出險的希望。其中一隻貨船大致還是昨天纜壞事的，只見許多水手在石灘上搭了棚子住下，且攤晒了許多被水浸溼的貨物。正當我那

隻小船上完第一灘時，卻見一隻大船，正擱淺在灘頭激流裏，只見一個水手赤裸着全身向水中跳去，想在水中用肩背之力使船隻活動，可是人一下水後，就即刻爲水帶走了。在浪聲嘩吼裏，尚聽到岸上人沿岸喊着，水中那一個大約也回答着一些遺囑之類，過一會，人便不見了。這個灘共有九段。這件事從船上人看來可太平常了。

小船上第二段時，河流已隨山勢屈折，再不能張帆取風，我擔心到這小小船隻的安全問題，就向掌舵水手提議，增加一個臨時牽手，錢由我出。得到了他的同意，一個老頭子，牙齒已脫，白鬚滿頭，卻如古羅馬人那麼健壯，光着手腳蹲在河邊那個大青石上講生意來了。兩方面皆大聲嚷着而且辱罵着，一個要一千，一個卻只出九百，相差那一百錢折合銀洋約一分一厘。那方面既堅持非一千文不出賣這點氣力，這一方面卻以爲小船根本不必多出這筆錢給一個老頭子。我即或答應了不拘多少錢皆由我出，船上三個水手，一面與那老頭子對罵，一面把船開到急流裏去了。但小船已開出後，老頭子方不再堅持那

一分錢，卻趕忙從大石上一躍而下，自動把背後鞏板上短繩，縛定了小船的竹纜，躬着腰向前走去了。待到小船業已完全上灘後，那老頭就趕到船邊來取錢，互相又是一陣騾罵。得了錢，坐在水邊大石上一五一十數着，我問他有多少年紀，他說七十七。那樣子，簡直是一個托爾斯太！眉毛那麼長，鼻子那麼大，胡子那麼多，一切皆同畫相上的托爾斯太相去不遠。看他那數錢神氣，人快到八十了，對於生存還那麼努力執着，這人給我的印象真太深了。但這個人在他們看來，一個又老又狡猾的東西罷了。

小船上盡長灘後，到了一個小小水村邊，有母雞生蛋的聲音，有人隔河喊人的聲音，兩山不高而翠色迎人。許多等待修理的小船，皆斜臥在岸上，有人正在一隻船邊敲敲打打，我知道他們正在用麻頭與洞油石灰嵌進船縫裏去。一個木筏上面還擱了一隻小船，在平潭中溜着，忽然村中有砲仗聲音，有哨哪聲音，且有鑼聲；原來村中人正接媳婦，鑼聲一起，修船的，放木筏的，划船的，莫不皆停止了工作，向鑼聲起處望去——多美麗的一幅

畫圖，一首詩！但除了一個從城市中因事擠出的人覺得驚訝，難道還有誰看到這些光景晏然神往。

下午二時左右，我坐的那隻小船，已經把辰河由桃源到沅陵一段路程主要灘水上完，到了一個平靜長潭裏。天氣轉晴，日頭初出，兩岸小山皆淺綠色，山水秀雅明麗如西湖。船離辰州只差十里，過不久，船到了白塔下，再上個小灘，轉過山咀，就可以見到稅關上飄揚的長幡了。

想起再過兩點鐘，小船泊到泥灘上後，我就會如同我小說寫到的那個柏子一樣，從跳板一端搖搖蕩蕩的上了岸，直向有吊腳樓人家的河街走去，再也不能蜷伏到船裏了。

我坐到後艙口日光下，向着河流清算我對於這條河水這個地方的一切舊帳。原來我離開這地方已十六年。十六年的日子實在過得太快了一點。想起從這堆日子中所有人事的變遷，我輕輕的嘆息了好些次。這地方是我第二個故鄉。我第一次離鄉背井，隨了

那一羣肩抗刀槍向外發展的武士爲生存而戰鬪，就停頓到這個碼頭上。這地方每一條街，每一處衙署，每一間商店，每一個城洞裏作小生意的小擔子，還如何在我睡夢裏佔據一個位置！這個河碼頭在十六年前教育我，給我明白了多少人事，幫助我作過多少幻想，如今卻又輪到牠來爲我溫習那個業已消逝的童年夢境來了。

望着湯湯的流水，我心中好像忽然澈悟了一點人生，同時又好像從這條河上，新得了一點智慧。的確，這河水過去給我的是一「知識」，如今給我的卻是一「智慧」。山頭一抹淡淡的午後陽光感動了我，水底各色圓如棋子的石頭也感動了我。我心中似乎毫無渣滓，透明燭照，對萬物百物，對拉船人與小小船隻，皆那麼愛著，十分溫暖的愛著！我的感情早已融入這第二故鄉一切光景聲色裏了。我彷彿很渺小很謙卑。對一切似乎皆在伸手，且微笑的輕輕的說：

「我來了，是的，我仍然同從前一樣的來了。我們全是原來的擔子，真令人高興。你，充

滿了牛糞桐油氣味的小小河街，雖稍稍不同了一點，我這張臉，大約也不同了一點。可是，很可喜的是我們還皆互相認識，只因爲我們過去實在太熟習了！

看到日夜不斷千古長流的河水裏石頭和砂子，以及水面腐爛的草木，破碎的船板，使我觸着了——一個使人感到惆悵的名詞。我想起「歷史。」一套用文字寫成的歷史，除了告給我們一些另一時代另一羣人在這地面上相斫相殺的故事以外，我們決不會再知道一些要知道的事情。但這條河流，卻告給了我若干年來若干人類的哀樂！小小灰色的漁船，船舷船頂站滿了黑色沉默的鷺鷥，向下游緩緩划去了。石灘上走着脊梁略彎的拉船人。這些東西於歷史似乎毫無關係，百年前或百年後皆彷彿同目前一樣。他們那麼忠實莊嚴的生活，擔負了自己那分命運，爲自己，爲兒女，繼續在這世界中活下去。不問所過的是如何貧賤艱難的日子，卻從不逃避爲了求生而應有的一切努力。在他們生活愛憎得失裏，也依然攤派了哭，笑，喝。對於寒暑的來臨，他們便更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

時交替的嚴肅。歷史對於他們儼然毫無意義，然而提到他們這點千年不變無可記載的歷史，卻使人引起無言的哀感。

我有點擔心，地方一切雖沒有什麼變動，我或者變得太多了一點。

船到了稅關前，幾艘旁泊定時，我想像那些稅關辦事人，因為見我是個陌生旅客，一定上船來盤問我，麻煩我。我於是便假定恰如數年前作的一篇文章上我那個樣子，故意不大理會，希望引起那個公務人員的憤怒，直到把我帶局為止。我正想要那麼一個人引路到局上去，好去見他們的局長，還很希望他們帶我到當地駐軍旅部去，因為若果能够這樣，就使我進衙門去找熟人時，省得許多瑣碎的手續了。

可是驗關的來了，一個寬臉大身材的苗人，見到他頭上那個盤成一餅的青布包頭，引動了我一點鄉情。我上岸的計劃不得不變更了。他還來不及開口我就說：

「同年，你來查關！這是我坐的一隻空船，你儘管看。我想問你，你局長姓什麼！」

那苗人已上了小船在我面前站定，看看船裏一無所有，且聽我喊他爲「同年」，從鄉音中得到了點快樂。便用着小孩子似的口音問我：

「你到哪那去，你從哪那來呀！」

「我從常德來——就到這地方。你不是梨林人嗎？我是……我要會你局長！」

那關吏說：「我是鎮寧城人，你問局長，我們局長姓陳！」

第一個碰到的原就是自己的鄉親，我覺得十分激動，趕忙請他進艙來坐坐。可是這個人看看我的衣服行李，大約以爲我是個什麼代表，一種身分的自覺，不敢進艙裏來了。就告我若要找陳局長，可以把船泊到下南門去。一面說着，一面且把手中的粉筆，在船篷上畫了個放行的記號，卻回到大船上去：「你們走！」他揮手要水手開船，且告水手應當把船停到下南門，上岸方便。

船開上去一點，又到了一個覆查處。仍然來了一個頭裹青布的鄉親，從艙口看看船



中的我，我想這一次應當故意不理會這個公務人，使他生氣方可到局裏去。可是這個稽查員看看我不作聲的神氣，一問水手，水手說了兩句話，又揮揮手把我們放走了。

我心想：道不成，他們那麼和氣，把我想像的安排計畫全給毀了，若到南門起岸，水手在身後抗了行李，到城門邊檢查時，只需水手一句話又無條件通過，很無意思。我多久不見到故鄉的軍隊了，我得看看他們對於職務上的興味與責任。過去和現在有什麼不同處。我便變更了計畫，要小船在東門下傍碼頭停停，我一個人先上岸去，上了岸後小船仍然開到南門，等等我再派人來取行李。我於是上了岸，不一會就到河街上。當我打從那河街上過身時，做砲仗的，賣油鹽雜貨的，收買發賣船上一切零件的，所有小鋪子皆牽引了我的眼睛，因此我走得特別慢些。但到進城時卻使我很失望，城門口并無一個兵。原來地方既不戒嚴，兵皆移到鄉下去駐防，城市中已用不着守城兵了。長街路上雖有穿着整齊軍服的年青人，我卻不便如何故意向他們生點事。看看一切皆如十六年前的樣

子只是兵不同了一點。

我既從東門從從容容的進了城，不生問題，不能被帶過旅部去，心想時間還早，不如到我弟弟哥哥共同在道地方新建築的「芸廬」新家裏看看，那新房子全在山上。到了那個外觀十分體面的房子大門前，問問工人誰在監工，纔知道我哥哥來此剛三天。這就太妙了，若不來此問問，我以爲我家人還依然全在鎮軍山城裏！我進了門一直向樓邊走去時，還有使我更驚異而快樂的，是我第一個見着的人，原來就正是五年來行蹤不明的「虎雌」。這人五年前在上海從我住處逃亡後，一直就無他的消息，我還以爲他早已腐了爛了。他把我引導到我哥哥住的房中，告給我哥哥已出門，過三點鐘方能回來。在這三點鐘之內，他在我很驚訝盤問之下，卻告給了他的全部歷史，八歲時他就因爲用石塊碰死了人逃出家鄉，做過玩龍頭賣的助手，做過土匪，做過探茶人，做過兵。到上海發生了那件事情後，這六年中又是從一切想像不到的生活裏，轉到我軍官兄弟手邊來作一

名「副爺」。

見到哥哥時，我第一句話就說得是「家中虎離真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我哥哥卻回答得很妙：

「了不起的人嗎？這里比他了不起的人多着哪。」

到了晚上，我哥哥說的話，便被我所見到的五個青年軍官證實了。

（載於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七十四期）

一個多情水手與一個多情婦人

我的小表到了七點四十分時，天光還不很亮。停船地方兩山過高，故住在河上的人，睡眠彷彿也就可以多些了。小船上的水手昨晚晚上吃了我五斤河魚，魚雖吃過，大約還記得住那吃魚的原因，不好意思再睡。這時節業已起身，捲了鋪蓋，在爐水掃雪了。兩個水手一面用野話編成韻語罵着玩着，對於惡劣天氣與那些昨晚晚上能晃着火炬到有吊腳樓人家去同寬臉大奶子婦人糾纏的水手，含着無可奈何的詛咒。

大木筏皆得在天明時漂灘，正預備開頭，寄宿在岸上的人已陸續下了河，與宿在筏上的水手們，共同開始從各處移動木料，筏上有斧斤聲與大搖槌彭彭的敲打木樁的聲響。許多在吊腳樓寄宿的人，從婦人熱被裏脫身，皆在河灘大石間踉蹌走着，回歸船上。婦人們恩情所結，也多和衣靠窗邊，與河下人遙遙傳述那種種「後會有期各自珍重」

的話語。很顯然的事，便是這些人從昨夜那點露水恩情上，已經各在那裏支付分上一把眼淚與一把埋怨。想到這些眼淚與埋怨，如何揉進這些人的生活中，成爲生活之一部時，使人心中和得很！

第一個大木筏開始移動時，約在八點左右。木筏四隅數十枝大槳，灑水而前，筏上且起了有節奏的「唉」聲。接着又移動了第二個……木筏上的槳手，各在微明中畫出一個黑色的輪廓。木筏上某一處必懸着一片紅紅的火光，火堆旁必有人正蹲下用鋼鐵煮水。

我的小船到這時節一切業已安排就緒，也行將離岸，向長潭上游溯江而上了。

只聽到河下小船鄰近不遠某一隻船上，有個水手啞着嗓子喊人：

「牛保，牛保，不早了，開船了呀！」

許久沒有回答，於是又聽那個人喊道：

「牛保，牛保，你不來當真船開動了！」

再過一陣，催促的轉而成爲辱罵，不好聽的話已上口了。

「牛保，牛保，狗×的，你個狗就見不得河街女人的×！」

吊腳樓上那一個，到此方彷彿初從好夢中驚醒，從熱被裏婦人手臂中逃出，光身爬  
到窗邊來答着：

「宋宋，宋宋，你喊什麼？天氣還早咧。」

「早你的娘，人家木牌全開了，你×了一夜還儘不覺！」

「好兄弟，忙什麼？今天到白鹿潭好好的喝一杯！天氣早得很！」

「天氣早得很，哼，早你的娘！」

「就算是早我的娘罷。」

最後一句話，不過是我想像的。因爲河岸水面那一個，雖尙嗷嗷不已，積上那一個

卻業已沉默了。大約這時節那個婦人還臥在床上，也閉了口，「牛保，牛保，你別理他，冷得很！」因此即刻又回到床上熱被裏去了。

祇聽到河邊那個水手喃喃的罵着各種野話，且有意識把船上傢伙撞撞得很響。我心想：這是個什麼樣子的人，我倒應當看看他。且很希望認識岸上那一個。我知道他們那隻船也正預備上行，就告給我小船上水手，不忙開頭，等等同那隻船一塊兒開。

不久，許多木筏皆離岸了，許多下行船也拔了錨，推開篷，着手蕩槳搖橈了。我臥在船艙中，就只聽到水面人語聲，以及槳槳激水聲，與槳槳本身被扳動時唧唧啞啞聲。河岸吊腳樓上婦人在曉氣迷濛中銳聲的喊人，正如同音樂中的笙管一樣，超越衆聲而上。河面雜聲的綜合，交織了莊嚴與流動，一切真是一個聖境。

我出到艙外去站了一會，天已亮了，雪已止了，河面寒氣逼人，看到這些船筏各載上白霧浮江而下，道裏那裏飄着紅紅的火燄同白烟，兩岸高山則直轟而上，如對立巨魔，顏

色淡白，無等處皆作一片墨綠。奇景當前，有不可形容的瑰麗。

一會兒，河面安靜了。只剩下幾隻小船同兩片小木筏，還無開頭意思。

河岸上有個藍布短衣青年水手，正從半山高處人家下來，到一隻小船上。因為必需從我小船邊過身，故我把這人看得清清楚楚。大眼，寬臉，鼻子短，寬闊肩膊，下掛着兩隻大手，（手上還提了一個棕衣口袋，裏面填得滿滿的，）走路時肩背微微向前彎曲，看來處處皆證明這個人是一個能幹得力的水手！我就冒昧的喊他，同他說話：

「牛保，牛保，你玩得好！」

誰知那水手當真就是牛保。

那傢伙回過頭來看看是我叫他，就笑了。我們的小船好幾天以來，皆一同停泊，一同啓碇，我雖不認識他，他原來早就認識了我的。經我一問，他有點害羞起來了。他把那口袋舉起帶笑說道：



「先生，冷呀！你不怕冷嗎？我這裏有核桃，你要不要吃核桃？」

我以為他想賣給我些核桃，不願意掃他的興，就說我要，等等我一定向他買些。

他剛走到他自己那隻小船邊。就快樂的唱起來了。忽然稅關覆查處比鄰吊腳樓人家窗口，露出一個年青婦人鬢髮散亂的頭顱，向河下人銳聲叫將起來：

「牛保，牛保，我同你說的話，你記着嗎？」

年青水手向吊腳樓一方把手揮動着。

「唉，唉，我記得到……冷！你是怎麼的啊！快上床去！」大約他知道婦人起身到窗邊時，是還不穿衣服的。

婦人似乎因爲一番好意不能使水手領會，有點不高興的神氣。

「我等你十天，你有良心，你就來——」說着，彭的一聲把格子窗放下了。這時縮眼睛一定已紅了。

船。那一個還向吊腳樓喃喃說着什麼，隨即也上了船。我看看，那是一隻深棕色的小貨

我的小船行將開頭時，那個青年水手牛保卻跑來送了一包核桃。我以為是他拿來賣給我的，趕快取了一張值五角の票子遞給他。遣人見了錢只是笑。他把錢交還，把那包核桃從我手中搶了回去。

「先生，先生，你買我的核桃，我不賣！我不是做生意人。（他把手向吊腳樓指了一下，話說得輕了些。）那婆子同我要好，她送我的。送了我那麼多，此外還有栗子，乾魚。還說了許多癡話，等我回來過年咧……」

慷慨原是辰河水手一種通常的性格，既不要我的錢，皮箱上正擱了一包烟台蘋果，我隨手取了四個大蘋果送給他，且問他：

「你回不回來過年？」

他只笑眯眯的把頭點點，就帶了那四個蘋果飛奔而去。我要水手開了船，小船已開到長潭中心時，忽然又聽到河邊那個啞嗓子在喊喚：

「牛保，牛保，你是怎麼的？我×你的媽，還不下河，我翻你的三代，還……！」

一會兒，一切皆沉靜了，就只聽到我小船船頭分水的聲音。

聽到水手的辱罵，我方明白那個快樂多情的水手，原來得了蘋果後，並不即返船，仍然又到吊腳樓人家去了。他一定把蘋果獻給那個婦人，且告給婦人這蘋果的來源，說來說去，到後自然又輪着來聽婦人說的癡話，故把下河的時間完全忘掉了。

小船已到了辰河多灘的一段路程，長潭盡後就是無數大灘小灘。河水半月來已落下六尺，雪後又照例無風，較小船停卽或不從大漕上行，沿着河邊淺水處走去也仍然十分費事。水太乾了，天氣又實在太冷了點。我伏在船口看水手們一面罵野話，一面把長篙向急流亂石間擲去，心中卻念及那個多情水手。船上灘時浪頭儼然只想把船上人

攪走。水流太急，故常常眼看業已到了灘頭，過了最緊要處，但在抽篙換篙之際，忽然又會爲急流衝下。海水又大又深，大浪頭拍岸時常如一個小山，但牠總使人覺得十分溫和。河水可同一股火，太熱情了一點，時時刻刻皆想把人攪走，且彷彿完全只憑自己意見作去。但古怪的是這些弄船人，他們逃避激流同漩水的方法，皆十分巧妙。他們得靠水爲生，明白水，比一般人更明白水的可怕處。但他們爲了求生，卻在每個日子裏每一時間皆有向水中跳去的準備。小船一上灘時，皆不能不向白浪裏鑽去，可是他們卻又必有方法從白浪裏找到出路。

在一個小灘上，因爲河面太寬，小漕河水過淺，小船纜繩不夠長不能拉練，必需盡手足之力用篙撐上，我的小船一連上了五次皆被急流沖下。船頭全是水。到後想把船從對河另一處大漕走去，漂流過河時，從白浪中鑽出鑽進，篷上也沾了水。在大漕中又上了兩次，燭花錢加了個臨時水手，方把這隻小船弄上灘，上過灘後問水手是什麼灘，方知道這

灘名「罵娘灘」(說野話的灘)卽或是父子弄船，一面弄船也一面得互罵各種野話，方可以把船弄上灘口。

一整天小船儘是上灘，我一面欣賞那些從船舫馳過急於奔馬的白浪，一面使用船上的小斧頭，敲剝那個風流水手見贈的核桃吃。我估想這些硬殼果，說不定每一顆還皆是那吊腳樓婦人親手從樹上摘下，用鞋底揉去一層苦皮，再一一加以選擇，放到樓衣口袋裏來的。望着那些棕色碎殼，那婦人說的「你有良心你就趕快來」一句話，也就儘在我耳邊響着。那水手雖然道時節或許正在急水灘頭爬伏到石頭上拉船，或正脫了褲子涉水過溪，一定卻記憶着吊腳樓婦人的一切，心中感覺十分溫暖。每一個日子的過去，皆使他與那婦人接近一點點。十天完了，過年了，那吊腳樓上，一定也是門楣上全貼了紅喜錢，被捉的雄雞啊啊的叫着，雄雞宰殺後，把牠向門角落拋去，只聽到翅膀撲地的聲音。鍋中蒸了一籠糯米飯，長年覆着擱在門口的老枹槽，那時節業已翻動，枹槌也洗得乾

乾淨淨，只等候把蒸熟的米飯倒下，兩人就開始在一個石臼裏搗將起來。一切事皆兩個人共力合作，一切工作中皆摻合有笑謔與善意的詛罵。於是雷真過年了。又是叮嚀與眼淚，在一份長長的日子裏有所期待，留在船上另一個放肆的學罵催促着，方下了船，又是胡桃與栗子，乾鯉魚與……

到了午後，天氣太冷，無從趕路。時間還只三點左右，我的小船便停泊了。停泊地方名為楊家祖。依然有吊脚樓，飛樓高閣懸在半山中，結構美麗悅目。小船傍在大石邊，只須一跳就可以上岸。岸上吊脚樓前枯樹邊，正有兩個婦人，穿了毛藍布衣裳，不知商量些什麼，幽幽的說着話。這裏雪已極少，山頭皆裸露作深棕色，遠山則為深紫色。地方靜得很，河邊無一隻船，無一個人，無一堆柴。只不知河邊某一個大石後面有人正在槌搗衣服，一下一下的搗。對河也有人說話，卻看不清楚人在何處。

小船停泊到這些小地方，我真有點擔心。船上那個壯年水手，是個在軍營中開過小

差作過種種非凡事業的人物，成天在船上只唱着「過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滾油煎。」若誤會了我箱中那些帶回湘西送人的信箋信封，以爲是值錢東西，在唱過了埋怨生活的戲文以後，轉念頭來玩個新花樣，說不定我還來不及被詢問「吃板刀麵或吃餛飩」以前，就被他解決了。這些事我倒不怎麼害怕，凡是蠢人作出的事我是不知道什麼叫嚇怕的。只是有點兒擔心。因爲若果這個人做出了這種蠢事，我完了，他跑了，這地方可糟了。地方既屬於我那些同鄉軍官大老管轄，把他們可忙壞了。

我盼望牛保那隻小船趕來，也停泊到這個地方，一面可以不用擔心，一面還可以同這個有人性的多情水手談談。

直等到黃昏，方來了一隻郵船，靠着小船下了錨。過不久，郵船那一面有個年青水手嚷着要支點錢上岸去吃「葷烟」，另一個管事的卻不允許，兩人便爭吵起來了。只聽到年青的那一個嗷嗷絮語，聲音神氣簡直同大清早上那個牛保一個樣子。到後來，這個水

手負着氣，似乎空着荷包，也仍然上岸過吊腳樓人家去了。過了一會還不見他回船，我很想知道一下他到了那裏作些什麼事情，就要一個水手爲我點上一段廢纜，晃着那小小火把，引導我離了船，爬了一段小小山路，到了所謂河街。

三分鐘後，我與這個穿綠衣的郵船水手，一同坐到一個人家正屋裏的火堆旁，默默的在烤火了。一個大的松樹根株，正伴同一餅油渣，熊熊的燃着快樂的火燄。間或有人用脚或樹枝撥了那麼一下，便有好看的火星四散驚起。主人是一個中年婦人，另外還有兩個老婦人，雖對水手提出種種問題，且把關於下河的油價，木價，米價，鹽價，一件一件來詢問他，他卻很散漫的回答，只低下頭望着火堆。從那個頸項同肩膊，我認得這個人性格同靈魂，竟完全同早上那個牛保水手一樣。我明白他沉默的理由，一定是船上管事的不能給他錢，到岸上來又除烟不到手。他那悶悶不樂的神氣，可以說是很嫵媚。我心想請他一次客，又不便說出口。到後機會卻來了，門開處進來了一個年事極輕的婦人，頭上裹着大格



子花布首巾，身穿綠色土布襖子，挂着一條藍色圍裙，胸前還繡了一朵小白花。那年輕婦人把兩隻手插在圍裙裏，輕腳輕手進了屋，就站在中年婦人身後。說真話，這個女人真使我有點兒「驚訝」。我似乎在什麼地方另一時節見着這樣一個人，眼目鼻子皆彷彿十分熟習。若不是當真在某一處見過，那就必定是在夢裏了。公道一點說來，這婦人是個美麗得很的動物！

最先我以為這小婦人是無意中撞來玩玩，聽聽從下河來的客人談談下面事情，安戀安戀自己寂寞的。可是一瞬間，我卻明白她是爲另一件事而來的了。屋主人要她坐下，她卻不肯坐下，只把一雙放光的眼睛儘瞅着我，待到我擡起頭去望她時，那眼睛卻又趕快逃避了。她在一個水手面前一定沒有這種羞怯，爲這點羞怯我心中有點兒惆悵，引起了點兒憐憫。這憐憫一半給了這個小婦人，卻留下一半給我自己。

那郵船水手眼睛爲小婦人放了光，很快樂的說：

「天天，天天，你打扮得真像個觀音。」

那女人笑着不理會，表示這點阿諛并不希罕，一會兒方輕輕的說：

「我問你，白師傅的大船到了桃源不到？」

郵船水手答應了，婦人又輕輕的問：

「楊金保的船？」

郵船水手又答應了，婦人又繼續問着這個那個。我一面向火一面聽他們說話，卻在心中計算一件事情。小婦人雖同郵船水手談到歲暮年末水面上的情形，但一顆心卻一定在另外一件事情上馳騁。我幾乎本能的就感到了這個小婦人是正在愛着我的。不用驚奇，這不是希奇事情。我們若稍懂人情，就會明白一張爲都市所折磨而成的白臉，同一件稱身軟料細毛衣服，在一個小家碧玉心中所能引起的是一種如何幻想，對目前的事也便不用多提了。

對於身邊這個小婦人，也正如先前一時對於身邊那個郵船水手一樣，我想不出用個什麼方法，就可以使這個有了點兒野心與幻想的人，得到她所要得到的東西。其實我在兩件事上皆不能再吝嗇了，因為我對於他們皆十分同情。但試想想看，倘若這個小婦人所希望的是我本身，我這點同情，會不會引起五千里外另一個人的苦痛？我笑了。

……假若我給這水手一筆錢，讓這小婦人同他談一個整夜？

我正那麼計算着，且安排如何來給那個郵船水手的錢，使他不至於感覺難於爲情。忽然聽到那年輕婦人問道：

「牛保那隻船？」

那郵船水手吐了一口氣，「牛保的船嗎，我們一同上罵娘灘，溜了四次。末後船已上了灘，那擱頭的夥計還同他在互罵，且不知爲什麼互相篙子亂打亂刺，起來船又溜下灘去了。看那樣子不是有一個人落水，就得兩個人同時落水。」

有誰發問：「爲什麼？」

郵船水手感嘆似的說：「還不是爲一張×！」

幾人聽着這件事，皆大笑不已。那年輕小婦人，卻長長的吁了一口氣，

忽然河街上有個老年人嘶聲的喊人：

「天天小娘子，你是怎麼的，一睜眼又跑到那裏去了！你來……！」

小婦人聽門外街口有人叫她，把小嘴收斂做出一個愛嬌的姿式，帶着不高興的神

氣自言自語說：「天天小娘子偷人去了！投河吊頸去了！」咬着下唇很有情的盯了我一

眼，拉開門，放進了一陣寒風，人卻衝出去，消失到黑暗中不見了。

那郵船水手望望小婦人去處那扇大門，自言自語的說：「小娘子嫁老烟鬼，天曉

得！」

於是大家便來談說剛纔走去那個小婦人的一切。屋主中年婦人，皆給我那小婦人。

年紀還只十九歲，卻爲一個年過五十的老兵所佔有。老兵原是一個烟鬼，雖佔有了她，只要誰有土有財就讓床讓位。至於小婦人呢，人太年輕了點，對於錢毫無用處，卻似乎常常覺得很遠很遠。屋主人且爲我解釋很遠很遠那句話的意思，給我證明了先前一時我所感覺到的一件事情的真實。原來這小婦人雖生在不能愛好的環境裏，卻天生有種愛好的性格。老烟鬼用名分縛着了她的身體，然而那顆心卻無從拘束。一隻船無意中在碼頭邊停靠了，這隻船又恰恰有那麼一個年青男子，一切派頭皆與水手不同，天天那顆心，將如何爲這偶然的來人而跳躍！屋主人所說的話增加了我對於這個年輕婦人的關心。我還想多知道一點，我居然又知道了些不應當寫到紙上的事情。到後來，談到命運，那屋主

人沉默了，衆人也皆沉默了。各人眼睛望着船艙的柴火，心中一定皆玩味着「命運」兩個字的意義，而且皆儼然有一點兒痛苦。

我呢，在沉默中體會到一點「人生」的苦味。我不能給那個小婦人什麼，也不再作

記 數 行 滯

給那水手一點點錢的打算了，我覺得他們的欲望同悲哀皆十分神聖，我不配用錢或別的方法滲進他們命運裏去，擾亂他們生活上那一分應有的哀樂。

下船時，在河邊我聽到一個人唱十想郎小曲，曲調卑陋聲音卻清圓悅耳。我知道那是由灘口中唱出且爲誰唱的。我站在河邊寒風中癡了許久。

（載文藝八十二期）

## 辰河小船上的水手

我自從離開了那個水獺皮帽子的朋友以後，獨自坐到這隻小船上，已悶悶的過了十天。小船前後艙面既十分窄狹，三個水手白日皆各有所事；或者正在吵罵，或者是正在蕩槳撐篙，使用手臂之力，使這隻小船在結了冰的寒氣中前進。有時兩個年輕水手即或上岸拉船去了，船前船後又有溼淋淋的纜索牽牽絆絆。打量出去站站，也無時不顯得礙手腳礙，很不方便。因此我就只有蜷伏在船艙裏，靜聽水聲與船上水手辟戾聲，打發了每個日子。

照原定計劃，這次旅行來回二十八天的路程，就應當安排二十二個日子到這隻小船上。如半途中途小船發生了什麼意外障礙，或者就多得四五天。起先我儘記着水獺皮帽子的朋友「行船莫算打架莫看」的格言，對於這隻小船每日應走多少路，已走多

少路，還需要走多少路，從不發言過問。他們說「應當開頭了」，船就開了，他們說「這鬼天氣不成，得歇憩烤火。」我自然又聽他們歇憩烤火。天氣也實在太冷了一點，篙上槳上莫不結了一層薄冰。我的衣袋中，雖還收藏了一張桃源縣管理小划子的船總親手所寫「十日包到」的保單，但天氣既那麼壞，還好意思把這張保單拿出來向掌梢水手說話嗎？

我口中雖不說什麼，心裏卻計算到所剩餘的日子，真有點兒着念。

可是三個水手中的一人，已看準了我的弱點，且在另外一件事情上，又看準了我另外一項弱點，想出了個兩得其利的辦法來了。那水手向我說道：

「先生，你着念，是不是不必爲天氣發愁。如今落的是雪子，不是刀子。我們弄船人，命裏派定了划船，天上縱落刀子也得做事！」

我的坐位正對着船尾，掌梢水手這時正分張兩腿，兩手攢定舵把，一個人字形的姿



勢對我站定。想起昨天這隻小船措入石罅裏，儼三人手足之力還無可奈何時，這人一面對天氣咒罵各種野話，一面卸了褲子向水中跳去的情形，我不得微啣了一下。我說：「天氣真壞！」

他見我眉毛聚着便笑了。「天氣壞不礙事，只看你先生是不是要我們趕路，想趕快一些，我同夥計們有的是辦法！」

我帶了點埋怨神氣說：「不趕路，誰願意在這個日子裏來在河上受活罪？你說有辦法，告我看是什麼辦法！」

「天氣冷，我們手腳也硬了。你請我們晚上喝點酒，活活血脈，這船就可以在水面上飛！」

我覺得這個提議很正當，便不追問先划船後喝酒，如何活動血脈的理由，即刻就答應了。我說：「好得很，讓我們的船飛去吧，歡喜吃什麼買什麼。」

於是這小船在三個划船人手上，當真儼然一直向辰河上游飛去。經過釣船時就覓魚，一攬碼頭時就用長柄大葫蘆滿滿的裝上一葫蘆燒酒。沿河兩岸連山皆深碧一色，山頭常戴了點白雪，河水則清明如玉。在這樣一條河水裏旅行，望着水光山色，體會水手們在工作上與飲食上的勇敢處，使我在寂寞裏不由得常常作微笑。

船停時，真靜。一切聲音皆爲大雪以前的寒氣凝結了。只有船底的水聲，輕輕的輕輕的流過去，——使人感覺到牠的聲音，幾乎不是耳柔卻只是想像。三個水手把晚飯吃過後，皆圍在後艙爐灶邊烤火烘衣。

時間還只五點二十五分，先前一時在長潭中搖槳唱歌的一隻大貨船，這時也趕到快要靠岸停泊了。只聽到許多篙子釘在淺水石頭上的聲音，且有人大嚷大罵。他們並不是吵架，不過在那裏「說話」罷了。這些人說話照例是永遠的使用個粗野字眼兒，也正同我們使用標點符號一樣。倘若忘了加上去，意思也就很容易模糊不清楚了。這樣粗野

字眼兒的使用，即在父子兄弟間也少不了。可是這些粗人野人，在那吃酸菜臭牛肉說野話的口中，高興唱起歌來時，所唱的又正是如何美麗動人的歌！

大船靠定岸邊後，只聽到有一個人在船頭上大聲喊叫：

「金貴，金貴，上岸××去！」

那個名爲金貴的水手，似乎正在那隻貨船艙裏魷魚海帶間，嘶着個嗓子回答說：

「你××去我不來。你娘×××正等着你！」

我那小船上三個默默的烤火烘衣的水手，聽到這個對白，便一同笑將起來了。其中

之一學着隣船人語氣說：

「××去，×你娘的×。大白天像狗一樣在灘上爬，晚上好快樂！」

另一個水手就說：

「七老，你要上岸去，你向先生借兩角錢也可以上岸去！」

幾個人把話繼續說下去，便討論到各個小碼頭上吃四方飯娘兒們的人材與軼事來了。說及其中一些野婦人悲喜的場面時，真使我十分感動。我再也不能孤獨的在艙中坐下了，就爬到那個鋼灶邊去，同他們坐在一處去烤火。

我攙入那個團體時，詢問那個年紀較大的水手：

「掌舵的，我十五塊錢包你遣隻船，一次你可以撈多少！」

「我可以撈多少，先生！我不是遣隻船的主人，我是個每年二百四十吊錢雇定的舵手，算起來一個月我有兩塊三角錢，你看看遣一次我撈多少！」

我說：「那麼，大夥計，你攔頭有多少！全船皆得你，難道也是二百四十吊一年嗎？」

那一個名爲七老的說：「我弄船上行，兩塊六角錢一次，下行吃白飯！」

「那麼，小夥計，你呢。我看你手腳還生疏得很！你昨天差點兒淹壞了，得多吃多喝，把骨頭長結實一點點！」

小子聽我批評到他的能力就只乾笑。掌舵的代他說話：

「先生要你多吃多喝，你不聽到嗎？這小子看他雖長得同一塊發糕一樣，其實就只是能吃能喝，撇箸子拉繆全不在行！」

「多少錢一月！」我說。「一塊錢一月，是不是？」

那小水手自己笑着開了口，「多少錢一月十個銅子一天，——×他的娘。天氣多壞！」

我在心中打了一下算盤，掌舵的八分錢一天；攔頭的一角三分一天，小夥計一分二釐一天。在這個數目下，不問天氣如何，這些人莫不皆得從天明起始到天黑為止，做他應分做的事情。遇應當下水時，便即刻跳下水中去。遇應當到灘石上爬行時，也毫不推辭即刻前去。在能用氣力時，這些人就毫不吝惜氣力打發了每個日子，人老了，或大六月發痧下痢，躺在空船裏或太陽下死掉了，一生也就算完事了。這條河中至少有十萬個這樣過

日子的人。想起了這件事情，我輕輕的吁了一口氣。

「掌舵的，你在這條河裏划了幾年船？」

「我今年五十三，十六歲就到了船上。」

三十七年的經驗，七百里路的河道，水漲水落河道的變遷，多少灘，多少潭，多少碼頭，多少石頭——是的，凡是那些較大的知名的石頭，這個人就無一不能夠很清楚的舉出牠們的名稱和故事！划了三十七年的船，還只是孤身一人，把經驗與氣力每天作八分錢出賣，來在這水上飄泊，這個古怪的人！

「攔頭的大夥計，你呢？你划了幾年船？」

「我照老法子算今年三十一歲，在船上五年，在軍隊裏也五年。我是個逃兵，七月裏纔從貴州開小差回來的。」

這水手結實硬朗處，倒真配作一個兵。那分粗野爽朗處也很像個兵。掌舵的水手人

老了，眼睛發花，已不能如年青人那麼手腳伶俐，小水手年齡又太小了一點，一切事皆不在行，全船最重要的人物就是他。昨天小船上灘，小水手換篙較慢，被篙子彈入急流裏去時，他卻一手支持篙子，還能一手把那個小水手撈住，援助上船。上了船後那小子又驚又氣，全身溼淋淋的，抱定桅子荷荷大哭。他一面笑罵着種種野話，一面卻趕快脫了棉衣單褲給小水手替換。在這小船上他一個人脾氣似乎特別大，但可愛處也就似乎特別多。

想起小水手掉到水中被援起以後的樣子，以及那個年紀大一點的脫下了褲子給他掉換，光着個下身在空氣裏弄船的神氣，我心中充滿了不可言說的感情。我向小水手帶笑說：「小夥計，你呢？」

那攔頭的水手就笑着說：「他嗎？只會吃，只會哭，做錯了事罵兩句，還會說點蠢話：『你欺侮我，我用刀子同你拚命！』」舉你刀子來切我的××，老子還不見過刀子，怕你！」

小水手說：「老子哭你也管不着！」

擱頭的水手說：「我管你咬我的××！不管你你還會命！落了水爬起來，有什麼可哭？我不脫下衣來，先生不把你毯子，不冷死你！十五六歲了的人，命好早×出了孩子，動不動就哭，不害羞！」

正說着，鄰船上有水手很快樂的用女人窄嗓子唱起曲子，晃着一個火把，上了岸，往半山吊腳樓胡鬧去了。

我說：「大夥計，你是不是也想上岸去玩玩？要去就去，我這裏有的是錢。要幾角錢？你太累了，我請客！」

掌舵的老水手聽說我請客，趕忙在旁打邊鼓兒說：「七老，你去，先生請客你就去，兩吊錢先生出得起！」

他膩媚的咕咕笑着。我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就取了值四吊錢的五角鈔票遞給他，小水手笑樂着爲他把作火炬的廢繩燃好，於是推開了篷，這個人就被兩個水手推上了岸，



也搖擺着個火把，爬上高坎到吊腳樓地方取藥去了。

人走去後，掌舵的水手方把這個人的身世爲我詳細說出來。原來這個人的履歷上，還有十一個月土匪的經驗應當添註上去。這個人大白天一面弄船一面吼着說「老子要死了，老子要做土匪去了」，種種獨白的理由，我方完全明白了。

我心中以爲這個人既到了河街吊腳樓，若不是同那些寬臉大奶子女人在床上去胡鬧，必就坐到火爐邊，夾雜在一羣划船人中間向火，嚼花生或剝酸柚子吃。那河街照例有屠戶，有油鹽店，有烟館，有小客店，還有許多婦人提起竹篾織就的圓烘阻烤手，一見到年青水手的就做眉做眼。還有婦女年紀大些的，鼻梁根扯得通紅，太陽穴貼上了膏藥，做醜事毫不以爲可羞。看中了某一個結實年青的水手時，只要那水手不討厭她，還會提了家養母雞送給水手。那些水手胡鬧到半夜裏回到船上，把縛着腳的母雞，向船裏同伴熱被上拋去，一些在睡夢裏被驚醒的同伴，就會喃喃的罵着，「溜子，溜子，你一條××換一

雙母鷄，老子明早天一亮用刀割了你！」於是各個鼻被一角皆起了咕咕的笑聲……

我還正在那個攔頭水手行爲上，思索到一個可笑的問題，不知道他那麼上岸去，由他說來，究竟得到了些什麼好處。可是他卻出我意料以外，上岸不久又下了河，回到小船上來了。小船上掌梢水手正點了個小油燈，薄薄燈光照着那水手的快樂臉孔。掌梢的向他說：

「七老，怎麼的，你就回來了，不同姨子過夜！」

小水手也向他說了一句野話，那小子只把頭搖着且微笑着，趕忙解下了他那根腰帶。原來他棉襖裏藏了一大堆橘子，腰帶一解，橘子便在艙板上各處滾去。問他爲什麼得了那麼多橘子，方知道他雖上了岸，卻并不胡鬧，只到河街上打了個轉，在一個小鋪子裏坐了一會，見有橘子賣，知道我歡喜吃橘子，就把錢全買了橘子帶回來了。

我見着他那很有意思的微笑，我知道他道時所作的事，對於他自己感覺到如何快

臉，我便笑將起來，不說什麼了。四個人剝橘子吃時，我要他告給我十一個月作土匪的生活，有些什麼可說的事情，讓我聽聽。他就一直把他的故事說到十二點鐘。

天氣如所希望的終於放晴了，我同這幾個水手在遭隻小船上已經過了十一個日子。

天既放晴後，小船快要到目的地時，坐在船艙中一角，瞻望澄碧無盡的長流，使我發生無限感慨。十五年以前，河岸兩旁綠色龐大石頭上，依然是在這樣晴朗冬天裏，有野鶩與畫眉鳥從山中竹窠裏飛出來，在石頭上曬太陽，悠然自得的轉唱悅耳的曲子，直到有船近身時，又方始一齊向竹林中飛去。十五年來竹林裏的鳥雀，那分從容處，猶如往日一個樣子，水面划船人愚蠢樸實勇敢耐勞處，也還相去不遠。但這個民族，在這一堆日子裏，爲內戰、毒物、饑饉、水災、如何向墮落與滅亡大路走去，一切人生活習慣，又如何在此巨大壓力下失去了它原來的型態！

小船到達我水行的終點浦市地方時，約在下午四點鐘左右。這是一個經過昔日的繁榮而衰敗了的碼頭。三十年前是這個地方繁榮達到頂點的時代。十五年前地方業已大大衰落，那時節沿河長街的油坊，尙常有三兩千新油簍晒在太陽下，沿河七個用青石作成的碼頭，有一半皆停泊了結實高大四櫓五艙運油船。此外船隻多從下游運來淮鹽，布匹，花紗，以及川黔所需的洋炭雜貨。川黔邊境由旱路來的硃砂，水銀，亭麻，五倍子，莫不在此交貨轉做。木材浮江而下時，常常半個河面皆是那種木筏。本地市面則出炮仗，出印花布，出肥豬。河面既異常寬平，碼頭又乾淨整齊，雖從那些大商號上，寺廟上，皆可見出這個商埠在日趨於衰頹，然而一個旅行者來到此地時，一切規模總仍然可得一極其動人的印象！街市盡頭河下游爲一長潭，河上游爲一小灘，每當黃昏薄暮，落日沉入大地，天上暮雲爲落日餘暉所烘炙，剩餘一片深紫時，大幫貨船從上而下，搖船人泊船近岸，在充滿了薄霧的河面，浮蕩的橈歌聲，又正是一種如何壯麗稀有的歌聲！

如今小船到了這個地方後，看看沿河各碼頭，皆已破爛不堪，小船泊定的一個碼頭，一共有十二隻船，除了有一隻船載運了方柱形毛織，一隻船載辰谿烟煤，正在那里發籐起貨外，其它船隻似乎皆已停泊了多日，無貨可載。有七隻船還皆在小桅上或竹篙上，懸了一個用竹纜編成的圓圈，作爲「此船出賣」的標誌。

小船上掌梢水手同攔頭水手皆上岸去了，只留下小水手守船，我想乘天氣還不會斷黑，到長街上去看看，這一切衰敗了的地方，是不是商店中還能有個胖子。一到街口，卻碰着了那兩個水手，正同個骨瘦如柴的長人在一個商店門前相罵。問問旁人是什麼事情，方知道這長子原來是個屠戶，爭吵的原因只是對於所買的貨物分量輕重有所爭持。看到他們那歷大聲吵罵，我就不再走過去了。

下船時我一個人坐在那小小船隻裏，讓黃昏來臨，心中只想著一件古怪事情：

「浦市地方屠戶也那麼瘦了，是誰的責任？希望到這個地面上，還有一羣精神結實

的青年，來駕馭鋼鐵征服自然，這責任應當歸誰？」

（載於《學文月刊》三卷一號）

箱子岩

十四年以前，我有機會獨坐一隻小篷船，沿辰河上行，停船在箱子岩腳下。一列青黛嶙峋的石壁，夾江高矗，被夕陽烘炙成爲一個五綵屏障。石壁半腰中，有古代巢居者的遺迹，石罅間懸撐起無數橫樑，暗紅色大木樑尙依然好好的，攔在木樑上。岩壁斷折缺口處，看得見人家茅棚同水碼頭，上岸喝酒下船過渡人，皆得從這缺口通過。那一天正是五月十五，河中人過大端陽節。箱子岩洞窟中最美麗的三隻龍船，皆被鄉下人拖出浮在水面上。船隻狹而長，船殼描繪有硃紅線條，全船坐滿了青年機手，頸腰各纏紅布，鼓聲起處，船便如一枝沒羽箭，在平靜無波的長潭中來去如飛。河身大約一里路寬，兩岸皆有人看船，大聲吶喊助興。且有好事者，從後山爬到懸岩頂上去，把百子邊炮從高岩上拋下，盤邊炮在半空中燦裂，澎澎澎澎的邊炮聲與水面船中鑼鼓聲相應和，引起人對於歷史發生一

種幻想，一點感慨。

當時我心想：多古怪的一切！兩千年前那個楚國逐臣屈原，若本身不被放逐，瘋瘋顛顛來到這種充滿了奇異光彩的地方，目擊身經這些驚心動魄的景物，兩千年來的讀書人，或許就沒有編分讀九歌那類文章，中國文學史也就不會如現在的樣子了。在這一段長長歲月中，世界上多少民族皆墮落了，衰老了，滅亡了。即如號稱東亞大國的一片土地，也已經有過多少次被沙漠中的蠻族，騎了驢壯的馬匹，手持強弓硬弩，長槍大戟，到處踐踏蹂躪！（辛亥革命前夕，在這苗蠻雜處的一個邊鎮上，向土民最後一次大規模施行殺戮的統治者，就是一個北方清朝的宗室！）然而這地方的一切，雖在歷史中也照樣發生不斷的殺戮，爭奪，以及一到改朝換代時，派人民擔負種種不幸命運，死的因此死去，活的被逼迫留髮，剪髮，在生活上受新朝代種種限制與支配。然而細細一想，這些人根本上又似乎與歷史毫無關係。從他們應付生存的方法與排洩感情的娛樂上看來，竟好像今古



相同，不分彼此。這時節我所見的光景，或許就與兩千年前屈原所見的完全一樣。

那次我的小船停泊在箱子岩石壁下，附近還有十來隻小漁船，大致打魚人也有弄龍船競渡的，所以漁船上婦女小孩們，精神皆十分興奮，各站在尾梢上銳聲呼喊。其中有幾個小孩子，我只擔心他們太快樂了些，會把住家的小船跳沉。

日頭落盡雲影無光時，兩岸皆漸漸消失在溫柔暮色裏。兩岸看船人呼喝聲越來越少，河面被一片紫霧籠罩，除了從鑼鼓聲中尙能辨別那些龍船方向，此外已別無所見。而岩壁缺口處卻人聲嘈雜，且聞有小孩子哭聲，有婦女們尖銳叫喚聲，綜合給人一種惘然不盡的感覺。天氣已經夜了，吃飯是正經事。我原先尙以爲再等一會兒，那龍船一定就會傍近岸邊來休息，被人拖進石竄裏，在快樂呼喊中結束這個節日了。誰知過了許久，那種鑼鼓聲尙在河面飄着，表示一班人還不願意離開小船，回轉家中。待到我把晚飯吃過後，爬出艙外一望，呀，天上好一輪圓月光下石壁同河面，一切皆變了銀，已完全變換了

一種調子。岩壁缺口處水碼頭邊，正有人用廢竹纜或油柴燃着火簾，火光下只見許多穿白衣人的影子移動。問問船上水手，方知道那些人正把酒食搬移上船，預備分派給艙船上人。原來這些青年人白日裏划了一整天船，看船的皆倦盡了，划船的還不盡興，並且誰也不願意掃興示弱，先行上岸，因此三隻長船還得在月光下玩個上半夜。

提起這件事，使我重新感到人類文字語言的貧儉。那一派聲音，那一種情調，真不是用文字語言可以形容的事情。向一個身在城市住下，以讀讀楚辭就神王意移的人，來描繪那月下競舟的一切，更近於徒然的努力。我可以說的，只是自從我把這次水上所領略的印象保留到心上後，一切書本上的動人記載，皆看得平平常常，不至於發生驚訝了。這正像我另外一時，看過人類許多花樣的殺戮，對於其餘書上敘述到這件事，同樣不能再給我如何感動。

十四年後我又有了機會乘坐小船沿辰河上行，應當經過箱子岩。我想溫習溫習那

地方給我的印象，就要管船的不問遲早，把小船在箱子岩停泊。這一天是十二月七號，快要過年的光景。沒有太陽的釀雪天，氣候異常寒冷。停船時還只下午三點鐘左右，岩壁上藤蘿草木葉子多已萎落，顯得那一帶岩壁十分瘦削。懸岩高處紅木櫃，只剩下三四具，其餘早不知到那兒去了。小船最先泊在岩壁下洞窟邊，冬天水落得太多，洞口已離水面兩丈以上，我從石壁裂罅爬上洞口，到擺龍船處看了一下，舊船已不知壞了還是被水衝去了，只見有四隻新船擱在石梁上，船頭還貼有雞血同雞毛，一望就明白是今年方下水的，出得洞口時，見岩下左邊泊定五隻漁船，有幾個老漁婆縮頸斂手在船頭寒風中修補釣網。上船後覺得這樣子太冷落了，可不是個辦法。就又要船上水手，爲我把小船撐到岩壁斷折處有人家地方去，就便上岸，看看鄉下人過年以前是什麼光景。

四點鐘左右，黃昏已腐蝕了山巒與樹石輪廓，佔領了屋角隅，我獨自坐在一家小飯鋪柴火邊烤火。我默默的望着那個火光煜煜的樹根，在我腳邊很快樂的燃着，爆炸出輕

微的聲音。鋪子裏人來來往往，有些說兩句話又走了，有些就來躡在我身邊長凳上，坐下吸他的旱烟。有些來舨腳，把穿着溼草鞋的腳去熱灰裏亂攪。看看每一個人的臉子，我都發生一種奇異。這里是一羣會諱快樂的鄉下人，有捕魚的，打獵的，有船上水手與編製竹纜工人。若我的估計不錯，那個坐在我身旁，伸出兩隻手向火中指節有個放光頂針的，一定還是一位鄉村成衣人。這些人每到大端陽時節，皆得下河去玩一整天的隴船。平常日子卻在這個地方，按照一種分定，很簡單的把日子過下去。每日看過往船隻搖櫓揚帆來去，看落日同水鳥。雖然也有人事上的得失，到恩怨糾紛成一團時，就陸續發生慶賀或仇殺。然而從整個說來，這些人生活卻彷彿同「自然」已相融合，很從容的各在那裏盡其性命之理，與其他無生命物質一樣，惟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而且在這種過程中，人是如何渺小的東西，這些人比起世界上任何哲人，也似乎還更知道的多一些！

聽他們談了許久，我心中有點憂鬱起來了。這些不辜負自然的人，與自然妥協，對歷

史毫無擔負，活在這無人知道的地方。另外尚有一批人，與自然毫不妥協，想出種種方法來支配自然，違反自然的習慣，同樣也那麼儘寒暑交替，看日月升降。然而後者卻在改變歷史，創造歷史。一份新的日月，行將消滅舊的一切。我們用什麼方法，就可以使這些人心感覺一種「惶恐」，且放棄過去對自然和平的態度，重新來一股勁兒，用划龍船的精神活下去？這些人在娛樂上的狂熱，就證明這種狂熱，使他們還配在世界上佔據一片土地，活得更愉快更長久一些。不過有什麼方法，可以改造這些人的狂熱到一件新的競爭方面去？

一個跛腳青年人，手中提了一個老虎牌燈，燈罩光光的，洒着搖搖從外面走進屋子。許多人皆同聲叫喚起來：「什長，你發財回來了好個燈！」

那跛子年紀雖很輕，臉上卻刻劃了一種油氣與驕氣，在鄉下人中彷彿身分特高一層。把燈擱在木桌上，坐近火邊來，拉開兩腿攤出兩隻手烘火，滿不高興的說：「碰鬼，運氣

壞，什麼都完了。」

「船上老八說你發了財，瞞我們。」

「發了財，瞞你們？本錢去七角。桃源行市一塊零，有什麼撈頭，我問你。」

這個人接着且連罵帶唱的說起桃源後江的情形，使得一般人皆活潑興奮起來，話說得正有興味時，一個人來找他，說豬蹄膀已燉好，酒已熱好，他搓搓手，說聲有偏各位，提起那個新桅燈就走了。

原來這個青年漢子，是個打魚人的獨生子，三年前被省城募兵委員招去，訓練了三個月，就開到江西邊境去同共產黨打仗。打了半年仗，一班弟兄中只剩下他一個人好好的活着，奉令調回後防招新軍補充時，他因此陞了班長。第二次又訓練三個月，再開到前線去打仗。於是碎了一隻腿，擡回軍醫院診治，照規矩這隻腿用鋸子鋸去。一羣同志皆以為從辰州地方出來的人，「辰州符」比截割高明得多了，就把他從醫院中搶出，在外

邊用老辦法找人敷水藥治療。說也古怪，那隻腿居然不必截割全好了。戰爭是個什麼東西他已明白了。取得了本營證明，領得了些傷兵撫卹費後，於是回到家鄉來，用什長名義受同鄉恭維，又用傷兵名義作點生意。這生意也就正是有人可以賺錢，有人可以犯法，政府也設局收稅，也制定法律禁止，那種從各方面說來皆似乎極有出息的生意。我想弄明白那什長的年齡，從那個當地唯一成衣人口中，方知道這什長今年還只二十一歲。那成衣人尙說：

「這小子看事有眼睛，做事有魄力，蹶了一隻腳，還會發財走好運。若兩隻腿弄壞，那就更好了。」

有個水手插口說：「這是什麼話。」

「什麼畫，壁上挂。窮人打光棍，兩隻腿全打壞了，他就不會賺了錢，再到桃源縣後江玩花姑娘。」

成衣人末後一句話把大家皆弄笑了。

回船時，我一個人坐在瀟瀟冷氣的小小船艙中，計算那什長年齡，二十一歲減十四，得到個數目是七。我記起十四年前那個夜裏一切光景，那落日返照，那狹長而描繪硃紅線條的船隻，那鑼鼓與呼喊……尤其是臨近幾隻小漁船上歡樂跳擲的小孩子，其中一定就有一個今晚我所見到的跛腳什長。唉，歷史。生硬性癩疽的人，照舊式治療方法，可用一點點毒藥敷上，儘它潰爛，到潰爛淨盡時，再用藥物使新的肌肉生長，也就恢復健康了。這跛腳什長，我對他的印象雖異常惡劣，想起他就是個可以潰爛這鄉村居民靈魂的人物，不由人不……

二十年前澧州地方一個部隊的馬夫，姓賀名龍，一菜刀切下了一個兵士的頭顱，二十年後就得驚動三省集中十萬軍隊來解決馬夫。誰個人會注意這小小節目，誰個人想像得到人類歷史是用什麼寫成的！



## 五個軍官與一個煤礦工人

辰河弄船人有兩句口號，旅行者無人不十分熟習。那口號是：「走盡天下路，離過辰谿渡。」事實上辰谿渡也並不怎樣難過，不過弄船人所見不廣，用縱橫長約千里路一條辰河與七個支流小河作準，因此說出那麼兩句天真話罷了。地險人蠻卻爲一件事實。但那個地方，任何時節實在是一個使人神往傾心的美麗地方。

辰谿縣的位置。恰在兩條河流的交匯處，小小石頭城臨水倚山，建立在河口灘腳崖壁上。河水深到三丈尚清可見底。河面長年來往著湘黔邊境各種形體美麗的船隻。山頭爲石灰岩，無論晴雨，皆可見到燒石灰人竄上飄颻的青烟與白烟。房屋多黑瓦白牆，接瓦連椽緊密如精巧圖案。對河與小山城成犄角，上游爲一個三角形小阜，阜上有修船造船的乾塢與寬坪。位在下游一點，則爲一個三角形黑色石岨，瀕河拔峯，山腳一面接受了沉

水激流的衝刷，一面被麻陽河長流的海洗，岩石皆玲瓏透空。山半有個壯麗輝煌的廟宇，廟宇外岩石間且有成千大小不一的浮雕石佛。太平無事的日子，每逢佳節良辰，當地駐防長官，縣知事，小鄉紳及商會主席，便乘小船過渡到那個廟宇裏飲酒賦詩。在那個懸岩半空的廟裏，可以眺望上行船的白帆，聽下行船搖櫓人唱歌。街市盡頭下游便是一個長潭，名斤絲潭。兩岸皆五色石壁，矗立如屏障一般。長潭中日夜皆有五十隻以上打魚船，載滿了黑色沉默的魚鷹，浮在河面取魚。小船過流而渡，艱難處與美麗處實在可以平分。

地方又出煤炭，爲湘西著名產煤區。似乎無處無煤，故山前山後隨處皆可見到用土法開掘的煤井。沿河兩岸皆常有運煤船停泊，碼頭間無時不有若干黑臉黑手腳漢子，把大塊烟煤運送到船上，向船艙中拋去。若過一個取煤斜井邊去，就可見到無數同樣黑臉黑手脚人物，全身光裸，腰前圍上一片破布，頭上戴了一盞小燈，向那個儼若地獄的黑阱爬進爬出。礦坑隨時皆可以坍塌或爲水灌入，坍了，淹了，這些到地獄討生活的人自然也

就完事了。

礦區同小山城皆駐紮了相當軍隊，七年前，有一天晚上，一名哨兵抗了槍枝，正從一個廢棄了的煤井前面經過，忽然從黑暗裏躍出了一個煤礦工人，一菜刀把那個哨兵頭顱劈成兩半。這煤礦工人很敏捷的把槍枝同子彈取下後，便就近埋藏在煤渣裏，哨兵屍身被拖到那個浸了半阱黑水的煤阱邊，冬的一聲拋下去了。這個哨兵失了蹤，軍警裏當初還以為人開了小差，照例下令各處通緝。直等到兩個半月以後，屍身為人在無意中發現時，那個狡猾強幹的煤礦工人在辰谿與芷江兩縣交界處的土匪隊伍中，稱小頭腦，幹打家劫舍捉肥羊的生涯已多日了。

三年後這煤礦工人帶領了約兩千窮人，又在一種很敏捷的手段下，佔領了那個辰谿的小山城。防軍受了相當損失，把其餘部隊皆集中在對河產煤區，準備反攻。一切船隻不是逃往下游便是被防軍扣留，河面一無所有，異常安靜。上下行商船皆各停頓到上下

三十里碼頭上，最美觀的木筏也不能在河面見着了。煤礦全停頓了，燒石灰人也逃走了。白日裏靜悄悄的，只間或還可聽到一兩聲哨兵放槍聲音。每日黃昏裏及天明前後，兩方面皆磨心敵人渡河襲擊，便各在河邊燃了大大的火堆，且把機關槍剝剝剝的放了又放。當機關槍如拍籐箕那聲反復作響時，一些逃亡在山坳裏的平民，以及被約束在一個空油坊裏的煤礦工人，便各在沉默裏，從槍聲方面估計兩方的得失。多數人雖明白這戰爭不出一月必可結束，落草為寇的仍然入山，駐防的仍然收復了原有防地。但這戰事一延長，兩方面的犧牲，誰也就不能估計得到了。

每次機關槍的響聲下，照例皆有防軍方面渡江奇襲的船隻過河。照例是五個八個一夥伏在船艙裏，把水溼棉絮同砂包壘積到船頭與船旁，乘黃昏天曉薄霧平鋪江面時過流偷渡。船隻在沉默裏行將到遠岸邊時，在強烈的手電筒搜索中被發現了，於是響了機關槍。船隻仍然在沉默中向岸邊划去。再過一會，旬的一聲，從船上擲出的手榴彈已拋

到岸邊哨兵防禦工事上。接着兩方面皆起了機關槍聲音，手榴彈也繼續爆炸着。再過一陣，槍聲已停止，很顯然的，渡河的在猛烈砲火下，地勢不利失敗了。這些人或連同船隻沉到水中去了，或已擱岸卻仍然在懸崖下犧牲了，或被砲火所逼，船中人死亡將盡，剩餘一個兩個受了傷，儘船隻向下游漂去，在五里外的長潭中，方划擁自己防地那一個岸邊。

半月以內防軍在渡頭上下三里前後犧牲了大約有三連實力，與三十七隻大小船隻。到後卻有五個教導團的年輕學兵，在大雨中帶了五枝自動步槍，一堆手榴彈，三枝連槽，用竹筏渡河，擄岸時，首先佔領了土匪沿河一個重要碼頭，其餘竹筏皆陸續渡河，從佔領處上了岸。在一場兇猛巷戰中，那礦工統率的窮人隊伍不能支持，在街頭街尾各處放了火。便帶了殘餘部衆，綁着縣長同幾個紳士，向西鄉逃跑了。

三個月內，防軍在繼續追勦中，解決了那個隊伍全部的實力，肉票也皆被奪回了。但那個礦工出身土匪首領的漏網，卻成爲地方當局憂慮不安的事情。到後來雖懸賞探聽

明白了他的蹤跡，卻無方法可以誘出逮捕。

五個青年教導團學兵，那時節業已畢業，升了各連的見習，尙未歸連。就請求上司允許他們冒一次險，且向上司說明這冒險的計劃。

七天以後，辰谿、沅州兩縣邊境名爲客上的地方，一個製磚人小飯館裏，就有五個人吃飯。五人皆作商人裝束，其中有四個皆各抗了小扁擔，只一人挑了一擔有蓋籬筐。這製磚人年紀已開六十歲，早爲防軍偵探明白是那個礦工的信人。年青人把飯吃過後，幾人便互相商量到一件事情。所說的話自然就是故意想讓那老頭子從一旁聽去的話。這時節幾個人正裝扮成爲一羣從黔省來投奔那礦工的零夥，籬筐裏白米，下放得是一枝輕機關槍，同若干發子彈。籬筐中真是那玩意兒！幾人一面說一面埋怨這次來到這裏的口味處。一片謊話把那個老奸巨猾的心說動了後，那老的搭訕著問了些閒話，相信幾人真是來實身投奔的同志了，就說他會卜課。他爲卜了一課，那卦上說，若找人，等等向西方

走去，一定可以遇到一個他們所要見的人。等待幾人離開了飯鋪向西走去時，製磚人早已把這個消息遞給了另一方面。兩方面皆十分得意，以爲對面的一個上了套。

因此幾個人不久就同一個「管事」在街口會了面，稍稍一談，把羅筐蓋甩去一看，機關槍赫然在羅筐裏。管事的再不能有何種疑慮了。就邀約五個人入山去見「龍頭」，吃血酒發誓，此後便禍福與共，同作梁山上市人物。幾個年青人卻說：「光棍心多，請莫見怪。」以爲最好倒是約龍頭來客上吃血酒發誓，再共同入山。管事的走去後，幾個人就仍然住在客上製磚人家裏，等候消息。

第二天，那個狡猾結實礦工，帶領四個散夥弟兄來到了客上，很親熱的一談，見得十分投契，點了香燭，殺了雞，把雞血開始與燒酒調和，各人正預備喝下時，在非常敏捷行爲中，五個年青人各從身邊取出了手槍同小寶（解首刀），動起手來，幾個從山中來的豹子，皆在措手不及情形中被放翻了。那礦工最先手臂和大腿各中了一槍，躺在地下血泊

裏了，等到其他幾個人皆倒下時，那礦工就冷冷的向那五個年青人笑着說：

「弟兄，弟兄，你們手脚真麻利！慢一會兒，就應歸你們躺到這裏了。我早就看穿了你們的鬼計，明白你們是從那兒來的賣客，好膽量！」

幾個年青人不說什麼，在沉默裏把那些被放翻在地下的人，首級一一割下。輪到礦工時，那礦工仍然十分沉靜的說：

「弟兄弟兄，不要儘做蠢事，留一個活的，你們好去報功！」

五個年青人心想，真應當留一個活的，好去報功，就不說什麼，把他捆绑起來。

一會兒，五個年青人便押了受傷的礦工，且勒迫那個製磚頭的老頭子挑了四個人頭，沉默的一列回辰谿了。走到去辰谿不遠的白羊河時，幾人上了一隻小船。

船到了辰谿上游約三里路，那個受傷的礦工又開了口：

「弟兄，弟兄，一切是命。你們運氣好，手快，好牌被你們抓上手了。那河邊煤阱旁，



我還埋了四枝連槽，爽性助和你們，你們誰同我去拿來罷。」

那煤礦廠來去山腳不遠，來回有二十分鐘就可以了事。五個年青人對於這提議皆毫不疑惑。礦工既已身受重傷，無法逃避，四枝連槽引起了幾個年青人的幻想，派誰守船皆不成，於是五個人就又押了那個受傷礦工與製磚老頭子，一同上了岸。走近一個廢坑邊，那礦工卻說，槍枝就埋在坑前左邊一堆煤滓裏。正當幾個人爭着去翻動煤滓取槍枝時，礦工一拐的走近了那個業已廢棄多年的礦阱邊，聲音朗朗的從容的說道：

「弟兄，弟兄，對不起，你們送了我那麼多遠路，有勞有傷了！」

話一說完，猛然向那深阱裏躍去。幾個人忙搶到阱邊時，只聽到冬的一聲，那礦工便完事了。

五個年青人皆呆了許久，罵了許久，也笑了許久，皆覺得被騙了一次。那廢阱深約七十公尺，有一半已漲了水。七年前那個哨兵，就是被礦工從這個阱口拋下去的……

在另外一個窟窿裏，我不是曾經說到過我抵辰州時，第一天就見著五個少年軍官嗎？當他們與我共同圍坐在一個火爐邊，向我說到他們的冒險，與那礦工臨死前那分鐘靜時，我簡直呆了。我問他們，爲什麼當時不派個人拉着那礦工於繩子。

「拉他的繩頭嗎，你真說得好，若當真拉住他，誰拉他誰不就同時被他帶下阱去了嗎？」說這話的年青朋友，原來就正是當時被派定看守礦工的一個，爲了忙於發現埋藏的手槍，幸而不至於被拉下阱的。

（載於國潮報第十一卷二十九期）

## 老伴

我平日想到瀘溪縣時，回憶中就浸透了搖船人催鱗歌聲，且爲印象中一點兒小雨，彷彿把心也弄溼了。這地方在我生活史中佔了一個位置，提起來真使我又痛苦又快樂。

瀘溪縣城界於辰州與浦市兩地中間，上距浦市六十里，下達辰州也恰好六十里。四面是山，河水在山峽中流去。縣城位置在洞河與沅水匯流處，小河泊船貼近城邊，大河泊船去城約三分之一里。（洞河通稱小河，沅水通稱大河。）洞河來源遠在苗鄉，河口長年停泊了五十隻左右小小黑色洞河船。弄船者有短小精悍的花帕苗，頭包花帕，腰圍裙子。有白面秀氣的所里人，說話時溫文爾雅，一張口又善於唱歌。洞河既水急山高，河身轉折極多，上行船到此已不適宜於借風使帆。凡入洞河的船隻，到了此地，便把風帆約成一束，作上個特別記號，寄存於城中店鋪裏去，等待載貨下行時，再來取用。由辰州開行的沅水

商船，六十里爲一大站，停靠瀘溪爲必然的事。浦市下行船若預定當天趕不到辰州，也多在此過夜。然而上下兩個大碼頭把生意全已搶去，每天雖有若干船隻到此停泊，小城中商業卻清淡異常。沿大河一方面，一個稍稍像樣的青石碼頭也沒有。船隻停靠皆得在泥灘頭與泥坑下，落了小雨，不知要滑倒多少人！

十七年前的七月裏，我帶了「投筆從戎」的味兒，在一個「龍頭大哥」而兼保安司令的領導下，隨同八百鄉親，乘了抓封得到的三十來隻大小船隻，沿江而下，來到了這個地方。靠岸停泊時正當傍晚，紫絳山頭爲落日鍍上一層金色，乳色薄霧在河面流動。船隻攏岸時搖船人皆促繃長歌，那歌聲揉合了莊嚴與瑰麗，在當前景象中，真是一曲不可形容的音樂。

第二天，大隊船隻全向下遊開拔去了，拋下了三隻小船不會移動。兩隻小船裝的是舊棉軍服，另一隻小船，卻裝了十三名補充兵，全船中人年齡最大的一個十九歲，極小的

一個十三歲。

十三個人在船上實在太擠了點。船既不開動，天氣又正熱，擠在船上也會中暑發瘋。因此許多人白日儘光身泡在長河清流中，到了夜裏，便爬上泥堤去睡覺。一羣小子身上皆空無所有，只從坡邊船戶人家討來一大束稻草，各自紮了一個草枕，在泥堤上仰面躺了五個夜晚。

這件事對於我個人不是一個壞經驗。躺在尚有些微餘熱的泥土上，身貼大地，仰面向天，看尾部閃放寶藍色光輝的螢火蟲，忽促促飛過頭頂。沿河是細碎人語聲，蒲扇拍打聲，與煙桿兒剝剝的敲着船舷聲。半夜後天空有流星曳了長長的光明下墜。灘聲長流，如對歷史有所埋怨。這一種夜景，實在爲我終身不能忘掉的夜景！

到後落雨了，各人競上了小船。白日太長，無法排遣，各自赤了雙腳，冒着小雨，從爛泥裏走進縣城街上去。大街頭江西人經營的布鋪，鋪櫃中坐了白髮皓然老婦人，莊嚴沈默

如一尊古佛。大老板無事可作，只腆着肚皮，叉着兩手，把腳拉開成爲八字，站在門限邊對街上齶溜出神。窄窄裏石版砌成的行人道上，小孩子抗了大而樸實的雨傘，響着寂寞的釘鞋聲。待到回船時，各人身上業已溼透，就各自把衣服從身上脫下，站在船頭相互幫忙擦去雨水。天夜了，便滿船是噲人的油氣與柴烟。

在十三個夥伴中我有兩個極要好的朋友：其中一個是我的同宗兄弟，年紀頂大，與那個在常德府開旅館頭戴水獺皮帽子的朋友，原本同在一個衙門裏服務當差，終日栽花養魚，忽然對職務厭煩起來，把管他的頭目打了一頓，自己也被打了一頓，因此就與我們作了同伴。其次是那個年紀頂輕的，名子就叫「儼右」。一個成衣人的獨生子，爲人伶俐勇敢，希有少兒。家中雖盼望他能承繼先人之業，他卻夢想作個上尉副官，頭戴金邊帽子，斜斜佩上紅色值星帶，以爲十分寫意。因此同家中吵鬧了一次，負氣出了門。這小孩子年紀雖小，心可不小。同我們到縣城街上轉了三次，就看中了一個絨線錦的女孩子，問我

借錢向那女孩子買了三次白綿線草鞋帶子。他雖買了不少帶子，那時節其實連一雙多餘的草鞋就沒有，把帶子買得同我們回轉船上時，他且說：「將來若作了副官，當天賭咒，一定要回來討那女孩子做媳婦。」那女孩子名叫「翠翠」，我寫「邊城」故事時，弄渡船的外孫女，明慧溫柔的品性，就從那絨線鋪小女孩脫胎而來。我們各人對於這女孩子，印象似乎皆極好，不過當時卻只有他一個人，特別勇敢天真些，好意思把那一點胡塗希望說出口來。

日子過去了三年，我那十三個同伴，有三個人由駐防地的辰州請假回家去，走到瀘溪縣境驛路上，出了意外的事情，各被土匪砍了二十餘刀，流一灘血倒在大路旁死掉了。死去的三人中，有一個就是我那同宗兄弟。我因此得到了暫時還家的機會。

那時節軍隊正預備從鄂西開過四川去就食，部隊中好些年輕人皆被遣送回籍。那司令官意思就在讓各人的父母負點兒責，以爲一切是命的，不妨打發小孩子再歸營報

到，擔心小孩子生死的，自然就不必再來了。

我於是與那個夥伴併其他一些年輕人，一同擠在一隻小船中，還了家鄉，小船上行到瀘溪縣停泊時，雖已黑夜，兩人還進城去拍打那人家的店門，從那個「翠翠」手中買了一次白帶子。

到家不久，這小子大約不忘卻作副官的好處，借故說假期已滿，同成衣人爸爸又大吵了一架，偷了些錢，獨自走下辰州了。我因家中無事可作，不辭危險也坐船下了辰州。我到得辰州時，方知道本軍部隊四千人，業已於四天前全部開拔過四川，所有夥伴也完全走盡了。我們已不能過四川；成爲留守部人員了。留守部只剩下個軍需官，一個老年副官長，一個跛腳副官，以及兩班老弱兵士。儼右被派作勤務兵，我的職務爲司書生，兩人皆在留守部繼續供職。兩人既皆爲那個副官長管轄，老軍官見我們終日坐在衙門裏梧桐樹下唱山歌，以爲我們應找點事做，就派遣兩人到城外荷塘裏去爲他釣蛤蟆。兩人一



面釣蛤蟆一面談天，我方知道他下行時居然又到那絨線鋪買了一次帶子。我們把蛤蟆從水蕩中釣來，用麻線綁着那東西小腳，成串提轉衙門時，老軍官把一半薰了酒，剩下一半還託同鄉捎回家中去給太太吃。我們這種工作一直延長到秋天，方換了另外一種。過了一年，有一天，川邊來了個電報：部隊集中駐紮在一個小縣城裏，正預備拉夫派捐回湘，忽然當地切齒發狂的平民，發生了民變，各自拿了菜刀、鐮刀、撇麻刀，來同軍隊作戰。四千軍隊在措手不及情形中，一早上放翻了三千左右。部中除司令官同一個副官倖脫逃外，其餘所有高級官佐職員皆全被民兵砍倒了。（事後聞平民死去約七千，半年內小城中隨處還可發現白骨。）道通電報在我命運上有了個轉機，過不久，我就領了遣散費，離開辰州，走到出產香草香花的芷江縣，每天拿了紫色木戳，過各處屠桌邊驗豬羊稅去了。所有八個夥伴皆已在川邊死去，至於那個同買帶子同釣蛤蟆朋友呢，消息當然從此也就斷絕了。

整整過去十七年後，我的小船又在落日黃昏中，到了這個地方停靠下來。冬天水落了些，河水去堤岸已顯得很遠，裸露出一大片乾枯泥灘。長堤上有枯葦刷刷作響，陰背地方還可看到些白色殘雪。

石頭城恰當日落一方，雉堞與城樓皆爲夕陽落處的黃天，襯出明明朗朗的輪廓。每個山頭仍然鍍上了金，滿河是鶯歌浮動，（就是那使我靈魂輕舉永遠讚美不盡的歌聲）我站在船頭，思索到一件舊事，追憶及幾個舊人。黃昏來臨，開始佔領了這個空闊。遠近船隻全只騰下一些模糊輪廓，長堤上有一堆一堆人影子移動，鄰近船上炒菜落鍋聲，音與小孩哭聲雜然并陳。忽然間，城門邊響了一聲小鑼，……

一雙發光烏黑的眼珠，一條直直的鼻子，一張小口，從那一樁小鑼響聲中重現出來。我忘了這份長長歲月，在人事上所生的變化，恰同小說書本上角色一樣，懷了不可形容的童心，上了堤岸進了城。城中接瓦連椽的小小房子，以及住在這小房子裏的人民，我似

乎與他們皆十分相熟。時間雖已過了十七年，我還能認識城中的道路，辨別城中的氣味。我居然沒有錯誤，不久就走到了那絨線鋪門前了。恰好有個船上人來買棉線，當他推門進去時，我緊跟着進了那個鋪子。有這樣希奇的事情嗎？我見到的不正是那個「翠翠」嗎？我真驚訝得說不出話來。十七年前那小女孩就成天站在鋪櫃裏一堵棉紗邊，兩手反復交換動作挽他的棉線，目前我所見到的，還是那麼一個樣子。難道我如浮士德一樣，當真回到了那個「過去」了嗎？我認識那眼睛，鼻子，和微薄小嘴。我毫不含糊，敢肯定現在的這一個就是當年的那一個。

「要什麼呀？」就是那聲音，也似乎與我極其熟習。

我指定懸在鉤上一束白色東西，「我要那個！」

如今真輪到我這老軍務來購買繫草鞋的白棉紗帶子了！當那女孩子站在一個小凳子上，去爲我取鉤上貨物時，鋪櫃裏火盆中有沸水聲音，某一處有人吸煙聲音。女孩子

薄髮上纏得是一縷白絨線，我心想：「死了爸爸還是死了媽媽？」火盆邊茶水沸了起來，一堆棉紗後面有個男子啞聲說話：

「小翠，小翠，水開了，你怎麼的？」女孩子雖已即刻跳下凳子，把水罐挪開，那男子卻仍然走出來了。

真沒有再使我驚訝的事了，在黃暈暈的燈光下，我原來又見到了那成衣人的獨生子！這人簡直可以說是一個老人，很顯然的，時間同雅片煙已毀了他。但不管時間同雅片煙在這個男子臉上，刻下了什麼記號，我還是一眼就認定了這人便是那個一再來到遺鋪子裏購買帶子的攤右。從他那點神氣看來，卻決猜不出面前的主顧，正是同他釣蛤蟆的老伴。這人雖作不成副官，另一胡塗希望可被他達到了。我悽然覺悟他與這一家人的關係，且明白那個似乎永遠年青的女孩子是誰的兒女了。我被「時間」意識猛烈的撞了一巴掌，摩擦我的面頰，一句話不說，靜靜的站在那兒看兩父女度量帶子，驗看點數我

給他的錢。完事時我想多停頓一會，又買了一點白糖，他們雖不賣白糖，老伴卻出門爲我向別一鋪子把糖買來。他們那份安於現狀的神氣，使我覺得若用我身分驚動了他，就真是我的罪過。」

我拿了那個小小包兒出城時，天已斷黑，在泥堤上亂走。天上有一粒極大星子，閃耀着柔和悅目的光明。我祇定這一粒星子，目不旁瞬。

「這星光從空間到地球據說就得三千年，閱歷多些，它那麼鎮靜有它的道理。我能那麼鎮靜嗎？……」

我心中似乎極其騷動，我想我的騷動是不合理的。我的腳正踏到十七年前所躺臥的泥堤上，一顆心跳躍着，勉強捺也不能約束自己。可是過去的，有誰能攔住不讓它過去，又有誰能制止不許它再來？時間使我的心在各種變動人事上感受了點分量不同的壓力，我得沉默，得忍受。再過十七年，安知道我不再到這小城中來？

爲了這再來的春天，我有點憂鬱，有點寂寞。黑暗河面起了快樂的鱗歌，河中心一隻商船正想靠碼頭停泊，歌聲在黑暗中流動，從歌聲裏我儼然遊悟了什麼。我明白「我不應當翻閱歷史，溫習歷史。」在歷史前面，誰人能夠不惆悵？

但我這次回來爲得是什麼？自己詢問自己，我笑了。我還願意再活十七年，重來看看我能看到的一切。

（載於學文月刊第四期）

虎雞再遇記

四年前我在上海時，曾經做過一次荒唐的打算，想把一個年齡只十四歲，生長在邊陲僻壤，小豹子一般的鄉下人，用最文明的方法試來造就他。雖事在當日，就經那小子的上司預言，以爲我一切設計皆等於白費。我卻仍然不可動搖的按照計劃作去。我把那小子放在身邊，勒迫他讀書，改造他的身體，改造他的心，希望他在我教育下將來成個偉人。誰知不到一個月，就出了意外事情，那理想中的偉人就生事打壞了一個人，從此便失蹤了。一切水得歸到海裏，小豹子也只宜於深山大澤方能發展他的生命。我明白鬧出了亂子以後，他必有他的生路。對於這個人此後的消息，老實說，數年來我就不大再關心了。但每當我想及自己所作那件傻事時，總不免爲自己的傻處發笑。

這次湘行到達辰州地方後，我第一個見到的就是那隻小豹子。除了手腳身子長

大了一些，眉眼還是那麼有精神，有野性。見他時，我真是又驚又喜。當他把我從一間放滿了蘭草與茉莉的花房裏引過，走進我哥哥住的一間大房裏去，安置我在火盆邊大櫥木椅上坐下時，我一開口就說：

「××，××，你還活在這兒，我以為你在上海早被人打死了！」

他有點害羞似的微笑了，一面倒茶一面卻輕輕的說：

「打不死，日晒雨淋吃小米包穀長大的人，不輕易打死啊！」

我說：「我早知道你打不死，而且你還打死了人。我一切知道。（說到這裏時，我裝成一切清清楚楚的神氣。）你逃了，我明白你是什麼詭計。你爲得是不願意跟在我身邊好讀書，只想落草爲王，故意生事逃走。可是你害得我們多難受，那教你算學的長鬍子先生，自從你失蹤後，他在上海各處託人打聽你，奔跑了三天，爲你差點兒不累倒！」

「那山羊鬍子先生找我嗎？」



「什麼，「山羊鬍子先生！」這字眼兒真用得不雅相，不斯文。被他那麼一說，我預備要說的話也接不下去了。

可是我看看他那雙大手以及右手腕上那個夾金表，就明白我如今正是同一個大兵說話，並不是同四年前那個「虎爺」說話了。我錯了，得糾正自己，於是我模仿粗莽笑了一下，且學作軍官們氣魄向他說：

「我問你，你爲什麼打死了人，又怎麼逃回來？不許瞞我一個字，全爲我好好說出來！」

他仍然很害羞似的微笑着，告給我那件事情的一切經過。舊事重提，顯然在他這個人并不什麼習慣，因此不多久，他就把話改到目前一切來了。他告我上一個月在鋼仁方面的戰事，本軍死了多少人。且告我鄉下種種情形，家中種種情形。談了大約一點鐘，我那哥哥穿了他新作的寶藍緞面銀狐長袍，夾了一大捲京滬報紙，口中噓噓吹着奇異調門，

從軍官朋友家裏談論政治回來了，我們的談話方始中斷。

到我生長那個石頭城苗鄉裏去，我的路程尙應當有四個日子，兩天坐原來那隻小船，兩天還得坐了小而簡陋的山轎，走一段長長的山路。在船上雖一切陌生，我還可以用點錢便划到八人同我親熱起來。而且各個碼頭吊腳樓的風味，永遠又使我感覺十分新鮮。至於這樣嚴冬臘月，坐兩整天的轎子，路上過關越卡，且得經過幾處出過殺人流血案子的地方，第一個晚上，又必帶在一個最壞的站頭上歇腳，若沒個熟人，可真有點兒麻煩了。吃晚飯時，我向我那個哥哥提議，借遣個副爺送我一趟。因此第二天上路時，還小豹子就同我一起上了路。臨行時哥哥別的不說，只囑咐他「不許同人打架。」看那樣子，就可知道「打架」還是這個年輕人唯一的行業。

在船上我得了同他對面談話的方便，方知道他原來八歲裏就用石板從高處砸壞了一個比他大過五歲的敵人，上海那件事發生時，在他面前倒下的，算算已是第三個了。

近四年來因爲跟隨我那上校弟弟駐防溆浦，派歸特務隊服務，於是在正當決鬪情形中，倒在他面前的敵人數目比從前又增加了一倍。他年紀到如今只十八歲，就親手放翻了六個敵人，而且照他說來，敵人全皆超過了他一大把年齡。好一個漂亮戰士！這小子大抵因爲還有點怕我，所以在我面前還裝得怪斯文，一句野話不說，一點鬚氣不露，單從那樣子看來，我就不很相信他能同什麼人動手，而且一動手必佔上風。

船上他一切在行，篙槳皆能使用，做事時伶便敏捷，似乎比那個小水手還得力。船擱了淺，弄船人無法可想，各跳入急水中去扛船時，他也把上下衣服脫得光光的，跳到水中去幫忙。（我得提一句，這是十二月！）

照風氣，一個體面軍官的隨從，應有下列幾樣東西：一個奇異牌的手電燈，一枚金手表，一枝盒子炮。且同是身上軍服必異常整齊。手電燈用來照路，內地真少不了它。金手表則當軍官發問：「護兵，什麼時候了？」就舉起手腕一看來回答。至於盒子炮，用處自然更

多了。我那弟弟原是一個射擊選手，每天出野外去，隨時皆有目標拍的來那麼一下。有時自己不動手，必命令勤務兵試試看。（他們每次出門至少得耗去半夾子彈。）但這小豹子既跟在我身邊，帶槍上路除了惹禍可以說毫無用處。我既不必防人刺殺，同時也無意打人一槍，故臨行時我不讓他佩槍，且要他把軍服換上一套愛國呢中山服。解除了武裝，看樣子，他已完全不像個軍人，只近於一個好弄喜事的中學生了。

我不會經提到過，我這次回來，原是翻閱一本用人事組成的歷史嗎？當他跳下水去扛船時，我記起四年前他在上海與我同住的情形。當時我曾假想他過四年後能入大學一年級。現在呢，這個人卻正同船上水手一樣，爲了幫水手忙扛船不動。又溼淋淋的攀着船舷爬上了船，捏定篙子向急水中亂打，且笑嘻嘻的大聲喊嚷。我在船艙裏靜靜的望着他。我想：幸好我那荒唐打算有了岔兒，既不會把他的身體用學校鋼定，也不會把他的性靈用書本鋼定。這人一定要這樣發展纔像個人！他目前一切，比起住在城裏大學校的

大學生，開運動會時在場子中吶喊，喝兩聲，飯後打球，開學日集合好事同學通力合作折磨折磨新學生，派頭可來得大多了。

等到船已挪動，水手皆上了船時，我喊他：

「×××，×××，唉，你不冷嗎？快穿起你的衣來！」

他一面舞動手中那枝篙子，一面卻說：

「冷呀，我們在辰州前些日子還邀人淌過大河！」

到應吃午飯時，水手無空閒，船上燒水煮飯的事皆完全由他作。

把飯吃過後，想起臨行時哥哥囑咐他的話，要他詳細的來告訴我，那一點把對手放翻時的「經驗」，以及事前事後的「感想」，「故事」，上半天已說過了，我要明白的，只是那些故事對於他本人的「意義」。我在他那種敘述上，我敢說我當真學了一門稀奇的功課。

他的坦白。他的口才，皆幫助我認識一個人一顆心在特殊環境下所有的式樣。他雖一再犯罪卻不應受何種懲罰。他并不比他的敵人如何強悍，不過只是能忍耐，知等待機會，且稍稍敏捷準確一點兒罷了。當他被一個人欺侮時，他并不即刻發動，他顯得很老實，沉默，且常常和氣的微笑。「大爺，你老哥要這樣還有什麼話說嗎？誰敢碰你老哥？請老哥海涵一點……」可是，一會兒，「小寶」驕的抽出來，或是一板瓦一柴塊打去，這「老哥」在措手不及情形中，哽了一聲便被他弄翻了。完事後必需跑的自然就一跑，不管是稅卡，是營上，或是修械廠，到一個新地方，住在棚裏閒着，有什麼就吃什麼，不吃也餓得起，一見別人做事，就趕快幫快去做，用勤忙溜刷引起頭目的注意。直到補了名子，因此把生活又放在一個新的境遇新的門路上當作賭注押去。這個人打去打來總不離開軍隊，一點生存勇氣的來源卻虧得他家祖父是個爲國殉職的游擊。「將門之子」的意識，使他到任何境遇裏皆能支撐能忍受。他知道游擊同團長名分差不多，他希望作團長。他記得

一句格言：「萬丈高樓從地起。」他因此永遠能用起碼名分在軍隊裏混。

對於這個人的性格我不希奇，因為這種性格從三廳屯擊軍子弟中隨處可以發現，我只希奇他的命運。

小船到辰河著名的「箱子岩」上游一點，河面起了風，小船拉起一面風帆，在長潭中溜去。我正同他談及那老游擊在臺灣與日本人作戰殉職的遺事，且勸他此後忍耐一點，應把生命押在將來對外戰爭上，不宜於做爲小小事情輕生決鬪。想要他明白私鬪一則不算腳色，二則妨礙事業。見他把頭低下去，長長的放了一口氣，我以爲所說的話有了點兒影響，心中覺得十分快樂。

經過一個江村時，有個跑差軍人身穿軍服斜背單刀正從一隻方頭渡船上過渡，一見我們的小船，裝載極輕，走得很慢，就喊我們停船，想搭便船上行。船上水手知道包船人的身分，就告給那軍人，說不方便，不能停船。

趕差軍人可不成，非要我們停船不可。說了些恐嚇話，水手還是不理會。我正想告給水手要他收帆停船，渡那個軍人搭坐搭坐，誰知那軍人性愈火大，等不得停船，已大聲辱罵起來了。小豹子原蹲在船艙裏，這時方爬出去打招呼：

「弟兄，弟兄，對不起，請不要罵我們船小，也得趕路，後面有船來，你搭後面那一隻。」

那一邊看看船上是一個學生樣子人物，就說：

「什麼對不起，趕快停停掌舵的，你不停船我×你的娘，到碼頭時我用刀殺你這狗雜種！」

那個掌梢人正因為風緊帆飽，一面把帆繩拉着，一面就輕輕的回罵：「你殺我個雜種，我怕你！」

小豹子卻依然向那軍人很和氣的說：「弟兄，弟兄，不要罵人，全是出門人，不要罵



人！

「我要罵人怎麼樣，我罵你，我……你到碼頭等我！」

我擔心道：「舌，要喊叫它，『××』」

小豹子被那軍人折辱了，似乎記起我的勸告，一句話不說，搖搖頭，默然攢進了船艙裏。只自言自語的說：「開口就罵人，不停船就用刀嚇人，真丟軍人的醜。」

那時節跑差軍人已從渡船上岸，還沿河追着我們的小船大罵。

我說：「××，你同他說明白一下好些，他有公事我們有私事，同是隊伍裏的人，請他莫罵我們莫追我們。」

「不講道理讓他去，不管他。他以為這小船上有女人，以為我們怕他！」

小船到底比岸上人快一些，一會兒，轉過山岨時，那個軍人就落後了。

小船停到××時，水手全上岸買菜去了，小豹子也上岸買菜去了，各人皆去了許久

方回來。把晚飯吃過後，三個水手又說得上岸有點事，想離開船，小豹子說：

「你們怕那個橫蠻兵士找來，怕什麼？不要走，一切有我！這是大碼頭，有部隊駐紮到這裏，凡事得講個道理！」

幾個船上人雖分辯着，仍然一同慫慫上岸去了。

到了半夜水手們還不回來睡覺，我有點兒擔心，小豹子只是笑。我說：

「幾個人會被那橫蠻軍人打了，××，你上去找找看！」

他好像很有把握笑着說：「讓他們去，莫理他們。他們上烟館同大腳婦人吃煙烟去了，不會挨打。」

「我擔心你同那兵士打架，惹了禍真麻煩我！」

我不說什麼，只把手電燈照他手上的金表，大約因為表停了，輕輕的罵了兩句野話。待到三個水手回轉船上時，已半夜過了。

第二天一早，天還未大明，船還不開對，小豹子就在被中咕嚕咕嚕笑。我問他笑些什麼，他說：

「我夜裏做夢，居然被那橫蠻軍人打了一頓。」

我說：「夢由心造，明明白白是你昨天日裏想打他，所以做夢就挨打。」

那小豹子睡眼迷朦的說：「不是日裏想打他，只是昨天煞黑時當真打了那傢伙一頓！」

「當真嗎？你又打架了嗎？」

「那里那里，我不說同誰打什麼架！」

「你自己承認的，我面前可說謊不得！」

他知道他露了口風，把話說走了，就不再作聲了，咕咕笑將起來。原來昨天上岸買菜時，他就是一個客店裏找着了那軍人，把那軍人嘴已打歪，并且差一點兒把那軍人膀子

也弄斷了。我方明白他昨天上岸買菜去了許久的理由。

一個愛憎鼻子的朋友

民國十三年，湘西統治者×××，在保靖地方辦了個湘西十三縣聯合中學校，經費由各縣分攤，學生由各縣選送。那學校位置在城外一個小小山丘上，清澈透明的西水，在西邊繞山脚流去，灘聲入耳，使人神氣壯旺。對河有一帶長嶺，名野豬坡，高約五里六里，局勢雄強。（翻嶺一條官路可通永順。）嶺上土地叢林與洞穴，為燒山種田人同野獸大蛇所割據。一到晚上，虎豹就傍近種山田的人家來吃小豬，從小豬銳聲叫喊裏，知道虎豹跑去的方向。（這大蟲有時昂的一吼，山谷響應許久。）種田人也常常拿了刀矛火器，以及種種傢伙，往樹林山洞中去尋覓，用繩網捕捉大蛇，用毒烟薰取野獸。嶺上最多的是野豬，喜歡偷吃山田中的包穀和白薯，為山中人真正的仇敵。正因為這個無限制的損害農作物的仇敵，嶺上人打鑼擊鼓獵野豬的事，也就成爲一種常有的儀式，一種常有的遊戲。

了。學校前面有個大操場，後邊同左側皆爲荒墳同林莽，白日裏野狗成羣結隊在林莽中遊行，或各自蹲坐在墳頭上眺望野景，見人不驚不懼。天陰月黑的夜裏，這畜生就把鼻子貼着地面長嘯，招集同伴，掘挖新墳，爭奪死屍咀嚼。與學校小山丘遙遙相對，相去不到半里路另一山丘，是當地駐軍的修械廠，機輪軋軋聲終日不息，試槍處每天皆發出機關槍迫擊砲響聲。新校舍的建築，因爲由軍人監工，所有課堂宿舍的形式與布置，皆同營房差不多。學生所過的日子，也就有些同軍營相近。學校中當差的用兩班徒手兵士，校門守衛的用一排武裝兵士，管廚房宿舍的皆由部中軍佐調用。在這種環境中陶冶的青年學生，將來的命運，不能夠如一般中學生那麼平安平凡，一看也就顯然明白了。

當時那些青年中學生，除了星期日例假，可以到小街上買點東西，或爬山下水玩玩，此外皆不許無故外出。不讀書時他們就在大操場裏踢球，這遊戲新鮮而且活潑，倒很適宜於一羣野性學生。過不久，這遊戲且成爲一種有傳染性的風氣，使軍部裏一些青年官

佐也受影響了。學生雖不能出門，青年官佐卻隨時可以來校中賽球。大家又不需要什麼規則，只是把一個皮球各處亂踢，因此參加的人也毫無限制。我那時節在營上並無固定職務，正寄食於一個表兄弟處，白日裏常隨同號兵過河邊去吹號，晚上就蟠伏在軍裝處一堆舊棉軍服上睡覺。有一次被人邀去學校踢球，跟着那些青年學生吼吼嚷嚷滿場子奔跑，他們上課去了，我還一個人那麼玩下去。學校初辦四周還無圍牆，只用有刺鐵絲網攔住。什麼人把球踢出了界外時，得請野地裏看牛牧羊人把球拋過來，不然就得從校門遠路去拾球。自從我一作了這個學校踢球的清客後，爬鐵絲網拾球的事便派歸給我。我很高興當着他們面前來作這件事，事雖並不怎麼困難，不過那些學生卻怕處辭不敢如此放肆，我的行爲於是成爲英雄行爲了。我因此認識了許多朋友。

朋友中有三個同鄉，一個姓楊，本城大地主的獨生子，一個姓韓，我的舊上司的兒子，（就是辰州府總爺巷第一支隊司令部留守部那個派我每天釣蛤蟆下酒的老軍官！）

一個姓印，眼睛有點近視，他的父親曾作過軍部參謀長，因此在學校他儼然是個自由人。前兩個人皆很用心讀書，姓印的可算得是個球迷。任何人邀他踢球，他皆高興奉陪，球離他不管多遠，他皆趕去踢那麼一脚。每到星期天，軍營中有人到沿河下游四里的教練營大操場同學兵玩球時，這個人也必參加熱鬧。大操場裏極多牛糞，有一次同人爭球，見牛糞也拚命一脚踢去，弄得另一個人全身一場胡塗。這朋友眼睛不能辨別面前的皮球同牛糞，心地可雪亮透明。體力身材皆不如人，倒有個很好的腦子。玩雖玩得厲害，應月考時各種功課皆有極好成績。性情談諧而快樂，並且富於應變之才，因此全校一切正當活動皆少不了他，一切胡鬧也少不了他。大家皆很親暱的稱叫他爲印瞎子，承認他的聰明，同時也斷定他會「短命」。

每到有人說他壽年不永時，他便指定自己的鼻子，「大爺，別損我。我有這個鼻子，活到八十八，也無災無難！」



有一次幾個人在一株大樹下言志，討論到各人將來的事業。姓楊的想辦國防，因為怕了團總就可以不受人敲詐，倒真是個小地主的好打算。姓韓的想作副官長，原因是他爸爸也作過副官長，所謂承先人之業是也。還有想管常平倉的，想作縣公署第一科長的，想作苗守備官下苗鄉去稱王作霸的，以及想作徐良黃天霸，身穿夜行衣，反手接飛鏢，以便打富濟貧的。

有人詢問那個近視眼，想知道他將來準備作什麼。

他伸手出去對那個發言人打了個響榧子，「不要小看我印瞎子，我不像你們那麼無出息。我要做個偉人！說大話不算數，我們等着看吧。看相的王半仙誇獎我這條鼻子是一條龍，趙匡胤黃袍加身，不兒戲！」他說了他的抱負後，轉臉向我，用手指着他自己的那條鼻子，有點衆人不識英雄的神氣，「大爺，你瞧，你說老實話，像我這樣一條鼻子，送過當舖去不是也可以當個一千八百嗎？」

我忙笑著說「值得值得」，但因為想起另外一件事，不由得不大笑起來了。

另一時他同我過渡，預備往野豬坡大嶺上去看鄉下人新捕獲的大約子，手中無錢，不能給撐渡船的錢。船快掬岸時他就那麼說：「划船的，伍子胥落難的故事你明白不明白？」

撐渡船的就說：「我明白！」

「你明白很好。你認準我這條鼻子，將來有你的好處。」

那弄船的好像知道是什麼事了，卻也指着自己鼻子說：「少爺，不帶錢不要緊，你也認清我這條鼻子！」

「我認得，我認得，不會忘記。這是硃砂鼻子，按相書說主酒食，你一天能喝多少？我下次同你來喝個大醉罷。」

弄渡船的大約也很得意自己那條鼻子，聽人提到它便很嬌媚的微笑了。那鼻子，簡

圓透紅得像條剛從飯鍋裏撈出的香腸！

至於我當時的志向呢，因為就過去經驗說來，我只能各處流轉接受個人應得的一分命運，既無事業可作，還能希望什麼好生活？不過我很明白「時間」這個東西十分古怪。一切人一切事皆會在時間下被改變，當前的安排也許不大對，有了小小錯處，我很願意儘一份時間來把世界同世界上的人改造一下看看。我並不計劃作「苗官」，又不能從鼻子眼睛上什麼特點增加多少自信。我不看重鼻子，不相信命運，不承認目前形勢，卻尊敬時間。我不大在生活上的得失關心，卻瞭然時間對這個世界同我個人的嚴重意義。我願意好好的結結實實的來作一個人，可說不出將來我要作個什麼樣的人。因此一來，我當時也就算不得是個有志氣的人。

民國十四年川軍熊克武率領大部軍隊從湘西逼境，保靖地方發生了一場混戰，各

種主要建設皆受軍事影響毀掉了，那個學校也爲一把火燒盡了。學生各自散走後，有的成了小學教員，有的從了軍，有幾個還干脆作了土匪，佔山落草稱大王，把家中童養媳接上山去圓親充押寨夫人。我那時已到北京，從家信中得來一點點關於他們的消息，皆認爲這很自然很有趣。時間正在改造一切，儘強健的爬起，儘懦怯的滅亡，我在這一份歲月

中，變動得比他們還更厲害，他們作的事我毫不出奇，毫不驚訝。

到了民國十六年，革命軍北伐攻下武漢後，兩湖方面黨的勢力無處不被浸入。小縣小城皆有了黨的組織，當地小學教員照例成了黨的中堅分子。燒木偶，除迷信，領導小學生開會遊行，對土豪劣紳刻薄商人主張嚴加懲罰，便是小縣城黨部重要工作。當地防軍領袖同縣知事處處皆受黨的挾制，雖有實力卻不敢隨便說話。那個姓楊的同姓韓的朋友，適在本縣作小學教員。兩人在這個小小縣城裏，居然燃燒了自己的血液，在一種莫名其妙的情形中，成了黨的臺柱。一切事皆毫不顧忌，放手作去。工作的狂熱，代爲證明他們

對本題認識得還如何天真。必然的變化來了，各處清黨運動相繼而起。軍事領袖得到了懲罰活動分子的密令，把兩個人從課室中請去開會，剛到會場就剝了他們的衣服，派一些兵士簇擁出城外砍了。

那個近視眼朋友，北伐軍剛到湖南，就入黨務學校受訓練，到北伐軍奠定武漢，長江下游軍事也漸漸得手時，他已成爲毛澤東的小助手，身上穿了一件破爛軍服，每日跟隨毛澤東各處亂跑，日子過得充滿了瘋狂的興奮。他當真有意識在做「偉人」了。這朋友從卅×軍政治部一個同鄉處，知道我還困守在北京城，只是白日做夢，想用一枝筆奮鬥下去，打出個天下。就寫了個信給我：

大爺，你真是條好漢！可是做好漢也有許多地方許多事業等着你，爲什麼儘捏緊那枝筆，你還記不起得起老朋友那條鼻子？不要再在北京城寫什麼小說，世界上已沒有人再想看你那種小說了。到武漢來找老朋友，看看老朋友怎麼過

日子罷，你放心，想唱戲，一來就有你戲唱。從前我用腳踢牛屎，現在一切不同了，我可以踢許多東西了……

他一定料想不到這一封信就差點兒把我關入北京城的牢獄裏。收到這信後我被查公署的憲警麻煩了四次，詢問了許多蠢話，抖氣把那封信燒了。我當時信也不回他一個。我心想：「你不妨依舊相信你那條鼻子，我也不妨仍然迷信我這一隻手，等等看，過兩年再說罷。」不久寧漢左右分裂，清黨事起，許多青年人皆從此失蹤，不知道往什麼地方去了，那個朋友的消息自然再也得不到了。

我聽許多人說及北伐時代兩湖青年的狂熱。我對於政治并無興味，對於這種民族的瘋狂感情卻懷着敬重與驚奇。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我願意多知道一點點。這種狂熱雖用人血洗過了，被時間漂過了，現在回去看看，大致已看不出什麼痕跡了。然而我還以為

也許從一些人的歡樂或恐怖印象裏，多多少少可以發現一點新東西。回湖南時，因此抱了一種希望。

在長沙有五個青年學生來找我，在常德時我又見着七個青年學生，一談話就知道這些人一面正被讀經、打拳、政策所困辱，不知如何是好。一面且受幾年來國內各種大報小報文壇消息所欺騙，都成了頹靡不振、萎靡庸俗的人物，一見我別的不說，就提出四五十個文壇消息要我代為證明真偽。都不打算到本身能為社會做什麼，願為社會做什麼。對生存既毫無信仰，卻對於一二作家那麼發生興味。且皆想做詩人，隨隨便便寫兩首詩，以為就是一條出路。從這些人推測將來這個地方的命運，我儼然洞燭着這地方從人的心靈到每一件小事的糜爛與腐蝕。這些青年皆患精神上的營養不足，皆成了綿羊，皆怕鬼信神。一句話，皆完了……

過辰州時幾個青年軍官燃起了我另外一種希望。從他們的個別談話中，我得到許

多可貴的見識。他們沒有信仰，更沒有幻想，最缺少的還是那個精神方面的快樂。當前嚴重的事實緊緊束縛他們，軍費不足，地方經濟枯竭，環境尤其惡劣。他們明白自己在腐爛，分解，於我面前就毫不掩飾個人的苦悶。他們明白一切，卻無力解決一切。然而他們的身體都很健康，他們覆滅的憂慮，會迫得他們去振作。他們雖無幻想，也許會在無路可走時，接受一個幻想的指導。他們因為已明白習慣的統治方式要不得，機會若許可他們向前，這些人界於生存與滅亡之間，必知有所選擇！不過這些人平時也看報看雜誌，因此到時他們也會自殺，以為一切毫無希望，用顛廢身心的狂嫖濫賭而自殺……

我的旅行到了離終點還有一天路程的塔伏，住在一家橋頭小客店裏。洗了腳，天還未黑。店主人正告給我當地有多少人家，多少煙館。忽然聽得橋東人聲潮雜，小隊人馬過後，接着一乘三頂拐轎子。一行人等停頓在另外一家客店門前。我知道這大約是什麼委員，心中就希望這委員是個熟人，可以在這荒寒小地方談談。我正想派隨從虎離去問



問委員是誰。誰知那人一下轎，臉還未洗，就走了。一個盒子炮護兵指定我說：「您姓沈嗎？局長來了！」我看到一個高個子瘦人，臉上精神飽滿，戴了幅玳瑁邊近視眼鏡，站在我面前，伸出兩隻瘦手來表示要握手的意思。我還不及開口，他就嚷着說：

「大爺，你不認識我，你不認識我，你看這個！」他指着鼻子哈哈大笑起來。

「你是印瞎子？」

「大爺，印瞎子是我！」

我認識那條體面鼻子，原來真是他！我高興極了。問起來我才明白他現在是烏宿地方的百貨捐局長，這時節正押解捐款回城。不到道里以前，先已得到偵探報告，知道有個從北方回來姓沈的在前面，他就斷定是我。一見當真是我，他的高興也可想而知了。

我們一直談到吃晚飯，飯後他說我們可以談一個晚上，派護兵把他寶貴的煙具拿來。裝置煙具的提籃異常精緻，真可以說是件藝術品。煙具陳列妥當後，因為我對於煙具

的讚美，他就告我這些東西的來源，那兩枝標槍是×省主席×××的，標燈是×軍將領×××的，煙盒是×省軍長×××的，打火石是雲南羅足山……原來就是這些小東西，也各有歷史或藝術價值，也是古董。至於提籃呢，還是貴州省一個標幫首領特別定做，送給局長的，試翻轉籃底一看，原來還很精巧，織得有幾個字，問他爲什麼會玩這個，他就老老實實的說明，北伐以後他對於鼻子的信仰已失去，因爲吸這個，方不至於爲人認爲是那個，胡亂捉去那個這個的。說時他把一隻手比擬在他自己頸子上，做出個味嚙一刀的姿勢，且搖頭否認這個解決方法。他說他不歡喜那種「熱鬧」。

我們於是在那一套名貴煙具旁談了一整晚的話，當真好像讀了另外一本天方夜譚，一夜之間我增長了許多知識，這些知識可謂稀有少見。

此後把話討論到他身上那件玄狐袍子的價錢時，他甩起長袍一角，用手撫摸着那美麗皮毛說：

「大爺，這值三百六十塊袁頭，好得很！人家說：『瞎子，瞎子，你年紀還不到三十歲，穿這樣厚狐皮燒壞你那把骨頭。』好吧，讓他燒壞罷。我這性命橫順是檢來的，不穿不吃作什麼。能多活三十年，道三十年也算是我多賺的。」

我把這次旅行觀察所得同他談及，問他是不是也感覺到一種風雨欲來的預兆。且問他既明白當前一切，對於那個明日應如何安排？他就說軍隊裏混不是個辦法，佔山落草也不是出路。他想寫小說，想戒了煙，把遺套有歷史性的寶貝煙具送給中央博物院，再跟我通上海混，同茅盾舒老舍搶一下命運。他說他對於腦子還有把握，只是對於自己那隻手，倒有點懷疑，因為六年來除了舉起煙槍對準火口，小楷字也不寫一張了。

天亮後，大家預備一同動身，我約他到城裏時邀兩個朋友過姓楊姓韓的墳上看看。他彷彿吃了一驚，趕忙退後一步，「大爺，」你以為我戒了煙嗎？家中老婆不許我戒煙。你真……從京裏來的人，簡直是個京派。」我明白他的意思。估計他到了城裏，也不敢翻

湘 行 記

自來找我。我住在故鄉三天，這一個很可愛的的朋友果然不再同我見面。

.....



